

内明

集賢堂
刻石





△普陀金剛磐陀石

太虛大師上生四十週年紀念特刊



太虛大師法相



太虛大師遺教

敬禮悲智雙運的太虛菩薩

演 培

緒 說

太虛菩薩到他方教化，雖已忽忽四十年，但中國以及世界佛教徒，從未忘記離開我們的大師，因大師的那種悲願，留給佛子的印象太深，不論那個看到現實佛教的現象，無不立刻想到大師。大師對佛教、對社會、對國家、甚至對世界人類，都有不可磨滅的貢獻！儘管如此，但是大師，總以僧人姿態，活躍於佛教界，從沒有把自己，看成是個超人，或做作的說自己是菩薩再世。可是爲了革新佛教，爲了掃蕩教界腐朽，爲使佛教發揚光大，甚至要將佛教傳播到世界每個角落，不論受到怎樣的打擊，或是遇到怎樣的魔障，總是勇猛無畏的一往直前奮鬥到底，從來沒有顧到自己的健康，更不知道什麼叫做疲乏。芝峯法師說：「像先師太虛老人，從來沒有悲觀過，於世人對他若毀若譽，都似清風過耳，從沒有表示灰心過。」像這樣一位爲教爲人的大師，怎不使人對之永恒懷念？是以有人說到大師，無不對之恭敬尊重，無不

對之懷念不已，假定大師沒有特殊的悲智，怎麼會有這種情形？香港內明主編沈九成居士，深感今日像大師這樣的高僧難尋，爲對大師高度尊敬，乃於大師示寂四十週年紀念，假借內明出特刊紀念，亦可說是位真正了解大師之所以爲大師者！

一、大師在漢院的訓示

五十年前亦即民國二十六年，日本軍國主義者，發動對中國的侵畧，因而激起中國的抗日戰爭，在八年的抗戰中，大師除到各地弘化，總是座鎮在漢藏教理院，指導學生的修學，曾爲學僧講「中國佛學」，「眞現實論」等。到了民國三十四年，抗日戰爭得到最後勝利，大師爲要到光復區整理佛教，安撫在淪陷區受日軍迫害的佛教徒，特爲漢院師僧作臨別的訓示，除鼓勵同學精勤求法，以便將身心奉獻佛教，有幾句使我迄今不忘而語重心長的話：「我爲發揚中國佛教，改革中國僧制，使佛教受到廣大

人羣的信奉，自不免有損不願改進的傳統佛教者的名位，對我或有不滿的表示，但我自信在我死後百年，佛教僧俗都會想念我太虛，認為太虛為佛教是對的。」國家勝利，時諸同學，本來都沉醉在無限歡樂中，忽然聽到大師這幾句話，突又化歡樂為悲哀，個個淚光閃閃的淚痕滿面，想到大師此次回到京滬，不知什麼時候才再來川，由於同學有着這樣的感受，不時講堂內瀰滿了感傷的空氣，不期然的以淚眼向大師凝視，大師似也感受到，就安慰同學說：「你們不要難過，努力求法，未來佛教有賴你們的弘揚發展，佛教是有光輝前途的。」訓示結束，同學願遵指示而行。

大師當時這樣說，並不是抬高自己，而是預感到確實有這麼一天。如大師在漢院訓示後，即飛往當時的首都南京，並巡視京滬、滬杭兩綫的佛教，發現當地佛教已有日化傾向，假定不是抗戰迅速得到勝利，中國佛教將會失去本來面目，於是更感有立即復興佛教的必要，乃於江蘇省會焦山定慧寺，創辦佛教會務人員訓練班，希望訓練出大批會辦會務的人才，分派到全國各縣市，從事健全教會組織，以辦理中國佛教復興的工作。參加受訓的會務人員很多，一時佛教頗有一股興隆的氣象！可能由於教運的不佳，國家既發生軍事動亂，而大師他方弘化的因緣成熟，不幸於民國三十六（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於上海玉佛寺直指軒安詳示寂。當這消息傳到全國以及世界各地，全國僧俗以及世界佛子，無不為佛教失去這位真心領導的大師，感到高度的悲哀！事實告訴我們：一個國家或宗教，有適當的人來領導，其國必然強勝，其教必然興隆。從流行世間的佛教看，對佛陀一代言教，保存得最完整的，無過於漢語系，亦即中國佛教，但中國佛教在佛教世界中，從不會有過應有的地位，亦即沒有在世界佛教舞臺上，扮演着重要角色，而近代世界佛教的運動，大師確是第一人，我們沒有人才繼承，能怪世界佛徒不重視中國佛教嗎？

大師示寂後，事實證明大師在漢院的訓示，確如當時所說，沒有一點兒錯，就是大師從此世界到另一世界去弘化，不說沒有

內明 第一八〇期 目錄

太虛大師上生四十週年紀念文稿	
敬禮悲智雙運的太虛菩薩	演培 4
重溫虛大師「去私戒懶為公服勞」的訓示	正果 12
正覺弘法——一代宗師	釋月西 16
虛大師與上海佛教	方興 19
佛教改革大師	蔡吉堂 25
大師行畧	覺羣 30
紀念佛學集大成者太虛大師	單培根 32
難忘當年法乳恩	毛始平 34
提倡革命的太虛大師	林克智 36
對太虛大師抱歉	豐子愷遺著 38
懷念太虛大師	孫伏園 39
廈門南普陀太虛亭三絕	蔡惠明 40
佛教文藝	
虛雲和尚（續）	馮馮 43
佛教消息	編輯室 45
畫頁	
封面：普陀山梵音洞	
面裏：普陀金剛磐陀石	
底裏：普陀不肯去觀音院	
封底：普陀山潮音洞	

到百年，甚至未到十年，一般有心佛教者，看到佛教每況愈下的現象，莫不說如太虛大師在，佛教決不會變成這樣。因為大師去後，佛教如羣龍無首，真正變成群魔亂舞，不是這個要做領袖，就是那個要做宗師，再不然就是誰也不信任誰，誰也不接受誰的領導，從不問自己的德學有無，以致佛教形成分崩離析的局面，大師如仍在世，何至變成如此？所以有人仰望大師，能早再來領導佛教，不特使國內佛教發揚光大，更使中國佛教在世界佛教舞台上放射光芒！仰望儘管仰望

，畢竟他方衆生，亦有賴大師教化，我們只有眼看佛教，在時代思潮中沉沒！不過話說回來，真正爲佛子者，對古德以血淚鑄成的光輝燦爛的漢文系佛教，還得本於大師的訓示，仰求大師的慈悲冥垂加護，使中華佛教得再光耀萬邦，才對得起大師對我們的期望，也才能報大師的恩德於萬一！但這不是口頭上說得好聽，或要人這樣那樣的做，而是要腳踏實地的躬踐實行，使佛教深入每個人人心，讓每個人都能如佛法去做，掌握佛教的根本精神，賦予佛教的嶄新意義，孕育佛教的璀璨文化，以佛教平等的思想，促進人類世界的真正和平！

二、大師是真菩薩行者

大乘佛法的真正精神，在於要人怎樣行菩薩道，做個名副其實的菩薩，因佛是由行菩薩道成的。中印大乘佛法的弘揚者，不是說菩薩怎樣崇高偉大，就是說菩薩如何悲願弘深，而歷代實行

菩薩道者，自也不乏其人，就是民國以來的佛教大德，本於菩薩精神而行的，亦可說是不少。如有以文字般若攝受廣大的信衆，或有以禪道功深感化不少人信佛，再則以戒行莊嚴使很多人進入佛門，更有以教觀等持引導很多世人信奉佛法。如是諸大德的表現，對佛教有很大的貢獻，對衆生攝化有不可磨滅的功蹟，當然值得我們崇敬，亦可將之尊爲菩薩。但是悲智雙運奮不顧身，始終在菩薩道上前進的，不得不推太虛菩薩，而大師亦自認是「願以凡夫之身，學菩薩發心修行



「者，真正可說是位當仁不讓一肩承擔的菩薩，而大師亦從不諱言自己是菩薩。如始終爲人所樂道的「志在整理僧伽制度，行者瑜伽菩薩戒本」兩句名言，已透露了自己是個名副其實的菩薩。但這不是徒託空言，博取名位的假菩薩，而在大師一生所行所爲中，無不看出大師在實踐菩薩行，我們尊大師爲現代佛教中，奉行六度萬行，爲法爲人的菩薩，決不是過譽或妄抬大師的身價！

大師確實是個菩薩行者，曾爲菩薩正名說了這四句話：

「我今願修菩薩行，我今應正菩薩名，但爲人稱我菩薩，比丘不是佛未成。」大師如未發菩提心、修菩薩行，怎會願人稱他是菩薩？菩薩之所以爲菩薩，經說：「觀衆生苦，發菩提心；」或說：「觀佛法衰，發菩提心。」發了菩提心的就是菩薩，而大師的發菩提心，「觀苦」、「觀衰」兩者，可說是都有的，像這樣的發菩提心，還不夠資格稱菩薩嗎？如這不夠格爲菩薩，那要怎樣才稱菩薩？大師因自信是這樣的爲法爲人，我們亦認大師在畢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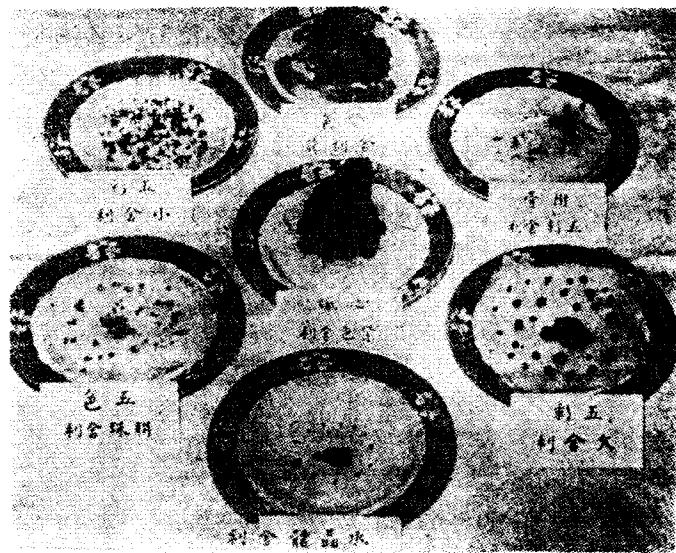
中，皆是爲佛教爲衆生的，除了爲法爲人，似沒有其他爲大師所要做的。印順導師在「太虛大師菩薩心行的認識」一文中說：「此一崇高理想，非中國佛教建立清淨僧團不可，非佛教大眾修菩薩行不可。所以大師明確表白個人的志行，是『志在整理僧伽制度，行在瑜伽菩薩戒本』。大師對於此一志行，徹始徹終，堅定不移。晚年的定論說：『想復興中國的佛教，樹立現代的中國佛教，就得實現振興佛教，服務人羣的今菩薩行』」。像這樣一位「徹始徹終」，念念不忘復興佛教，心心要行今菩薩行，不是一位「悲智雙運」的菩薩是什麼？因此，我想再從悲智兩方面，以顯大師確是一位實踐今菩薩行的現實人間菩薩！

三、大師具有甚深智慧

作爲一個菩薩，所應具備條件，最要是廣大的悲心，深邃的智慧，唯有智深悲廣，才成真正菩薩，因菩薩所發的菩提心，就是上求佛道，下化衆生。沒有廣大的悲心，怎能向下度化衆生？沒有深邃的智慧，怎能向上勤求佛道？實行今菩薩行的太虛菩薩，確實具有悲智兩者，既不是有悲無智，亦不是有智無悲。

首以大師的智慧說：大師的知識豐富，學問廣博，佛法精通，教理圓融，固爲僧俗學者所共許，而所留下的七百餘萬言「太虛大師全書」，亦可作大師具有無盡智慧的佐證，更是無一不是

無常真常



利舍色各的出檢後昆茶師太虛太

大師智慧的結晶，且這智慧不是從學習得來，乃於有所悟後，從自心中流露出來，亦即本具般若的開顯，不是一般學習得來的智慧，能測大師甚深無量的智慧。別人智慧怎樣我不知道，以我這愚癡無智者說，對大師的深邃智慧，自認不能測度萬億份之一！從大師自傳看，知大師年幼是好學孩子，除了娘舅爲講一些古書，或講些今古奇觀，聊齋誌異等，思想理解就已漸萌，因而鄉間竟然有人，視大師爲一個

神童，到了出家以後，雖作短期修學，成就却是很大，不是宿世慧根深厚，怎會有如此表現？以佛法說，這是大師的「生得慧」！

正因年幼就極聰慧，所以到十五歲受戒，爲戒和尚等所器重，許爲佛教的法器。中國佛教受戒的戒堂，規定每個新戒，都要背誦毘尼日用，沙彌律儀、四分、梵網戒本，還有戒堂中的各種問答，在短短期間，不是每個新戒所能讀熟的。但大師，如自傳說：「我以強記力特別高，都背誦應答如流，有一次演習問答，答得完

全的，只有我一人，所以戒和尚及教授，開堂與道階尊證，都深切注意我爲非常的法器……而八指頭陀尤以唐玄奘資質許我」。到了開始學教聽經時，經期中的出家聽衆，要按抽籤的方式，抽到那個就是那個講小座，有次抽到大師，只會講十如是，其他同聽經的，只三兩分鐘就講完，而大師一講就是兩小時，且講得頭頭是道，不但同聽經的法侶，感到相當的驚異，就是主講道階法

師，亦認為這個青年僧不同凡響。因為大師所發揮的理論，不是信口開河的亂講，確是精闢透切，符合十如是義，假使沒有相當智慧，怎麼能夠這樣講出？雖受法師與法侶讚美，但大師並不因此感到得意，因為自己知道，這都是從古德註釋得來，並不是自己的創見，如是照樣講出，實際「不過是背誦，等於鸚鵡學人語。」大師雖這樣的謙虛，可是別人想要背誦都背不出。一個人是不是聰慧，從此可以清楚看出。

如上所說的聰慧，只是大師的生得慧，還不能顯示大師的甚深般若智慧，到閱般若經而般若花開的時候，才顯出大師智慧的甚深。原因光緒三十三年，大師年十九，發心到慈溪西方寺閱藏，在大般若經將要閱完時，忽然有悟而於佛法得到新生。如自傳說：「一日，閱經次，忽然失却身心世界，泯然空寂中靈光湛湛，無數塵刹煥然炳現，如凌虛影像，明照無邊。座經數小時，如彈指頃，歷好多日，身心猶在輕清安悅中。數日間，閱盡所餘般若，旋再閱華嚴經，恍然皆自心中現量境界。伸紙飛筆，以似歌非歌，似偈非偈的詩句，隨意抒發，日數十紙，累千萬字……從此，我以前禪錄上的疑團，一概冰釋，心智透脫無滯，曾學過的台、賢、相宗以及世間文字，亦隨心活用，悟解非凡。」大師是位菩薩行者，所說皆是真語實語，決不是未悟而言悟的大妄語者。這從大師說他生時，沒有什麼靈異瑞徵，可以反顯大師不說假話。自傳說：「因此歷代的僧衆，每好叙及其出於世家貴胄，生時有何等的靈兆瑞徵之類。我生為鄉鎮貧子，幼時孤苦羞怯，身弱多病，毫無一點異稟可稱述，特先聲明於此，以免後來的人為我造謠。」對於自己生時，說得這樣坦白，不特自己不說有何異稟，且誠後人為之造謠，是則大師的悟解，不是妄言。

到了民國五年，有說民國三年，大師二十六歲，又在普陀山錫麟院掩關，關中日有常課，於坐禪禮佛外，因為近代學者，有說楞嚴偽造，不是佛陀親說，為維護楞嚴經，在佛法中地位，特

於禪禮之餘，作首楞嚴經攝論。在未作此論前，亦得到一相應，如自傳說：「於會合台、賢、禪的起信、楞嚴著述，加以融通抉擇。是冬，每夜坐禪，專提昔在西方寺閱藏時悟境作體空觀，漸能成片。一夜，在聞前寺開大靜的一聲鐘下，忽然心斷。心再覺，則音光明無際，從泯無內外能所中，漸現能所、內外、遠近、久暫，回復根身座舍的原狀，則心斷後已坐過一長夜，心再覺，係再聞前寺之晨鐘矣。心空際斷，心再覺漸現身器，符合起信、楞嚴所說。從此有箇明覺的重心為本，迥不同以前但是空明的幻影矣。乃從楞嚴提唐以後的中國佛學綱要，而楞嚴攝論即成立於此時」。是以楞嚴經攝論，是大師悟後寫的，不是一般文字的論說。過去各宗學者，雖皆弘揚楞嚴，但多依於此經，彰顯自宗高妙，且或排斥餘說，大師寫此論時，則說「本經於震旦佛法，得大通量，未嘗有一宗取為主經，未嘗有一宗貶為權教，應量發明平等普入」，並認楞嚴一經，兼該禪、淨、律、密、教無遺，是以對於此經相當尊重，不容說為偽造。

大師在完成首楞嚴經攝論後，在年二十八時，對唯識義亦有所悟入。原自民國四年夏天開始，聚精會神的閱讀有關唯識典籍。自傳說：「民五，曾於閱述記至釋「假智詮不得自相」一章，朗然玄悟，冥會諸法離言自相，直覺無量情器一一塵根識法，皆別別徹見始終條理，精微嚴密，森然秩然，有萬非昔悟（閱般若經有悟時）的空靈幻化，及從不覺而覺心漸現身器堪及者。」從此以後，大師「幽思風發，妙義泉湧」。不論寫什麼論文或專作，理論風格，完全不同，而且文章暢達，立刻就完成，根本不用多加思索，那種輕柔抑揚的筆調，智光四射的思想，溯本窮源的內容，卓然獨到的理論，清新微妙的義理，扣人心弦的語句，實在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因此，大師在佛法上的輝煌成就，著書立說不同人云亦云，實從佛法體悟所流露出來的智慧所成。正因大師有所悟證的般若智慧，在佛法思想理論方面，為我們留

下七百餘萬言的寶典（太虛大師全書，或名太虛菩薩藏），永作我們學習探討佛法的現代藏經，就是在菩提道的銳進中，大師亦能運用般若智慧，掃除前進中的一切障礙，不爲任何魔障，阻擋自己邁向無上菩提，假定沒有高度般若慧透視，怎能無休止的求佛道，證知大師確是具有大智的菩薩行者！

四、大師懷抱廣大悲願

太虛菩薩，不但具有如上所說的甚深智慧，亦有復興佛教度化衆生的偉大悲願。大師全書在奉化雪竇寺編成後，有人問主編印順導師：「你編大師全書，對於大師著作，已經全部看過，那你對大師有怎樣的認識或看法？」印順主編簡單的答說：「大師全書精神，可以慈悲貫串。」意即顯示大師一生當中，不是爲了復興佛教而奮鬥，就是爲了度化衆生而努力，從來沒有想到個己應當怎樣，這不是大師的悲願是什麼？沒有廣大的悲願，怎會關心佛教的興衰？又怎會想及衆生的化度？中國奉行大乘佛法者沒有不知：要想表現大乘佛法的精神，唯有在於怎樣救世度生。怎樣救世？怎樣度生？當然是本釋尊在大乘佛法中，所開導的種種度生救世的方法去行，但如佛教本身衰殘到極點，僧俗佛子又沒有健全組織，試問怎能實際從事度生救世正到的工作？是則如何振興佛教，該是刻不容緩的急務！清末民初，特別是辛亥革命成功，如何打倒佛教，如何驅逐僧人，如何佔奪寺產，如何毀壞佛像，一時甚囂塵上，佛教真了存亡關頭，可是一般醉生夢死的僧人，只知怎樣保護自己的寺產，從來沒有想到怎樣復興佛教，唯我大師已有一「從佛教本身改革以建立新佛教」的悲願。

佛教構成要素，是佛法僧三寶，要想新佛教的建立，首當維護佛法尊嚴，不容世人對佛法的毀謗，大師在這方面，可說不遺餘力的做到，不論什麼人，如批評佛法，立即不容氣的予以指責。自傳說：「關於有誣謗佛教的言論，即不稍假借報以批駁。」又說：「有次，志圓以新聞報上一篇毀謗佛法的論文携閱，當即

引紙伸筆，草了六千字的一文反駁」。近代人對佛法的誣謗，固然無情的予以駁斥，就是古代學者，如有違反佛法的言論，同樣不客氣的予以痛斥。自傳說：「我在此類文字中，不但對近人的言論，且上及……宋明儒等理學，凡有涉及損毀佛法僧的，無不據理嚴斥。」如無弘誓悲願，怎會本着大無畏精神，以維護佛教尊嚴？一般僧人看到毀謗佛法的言論，只在心中氣悶一會，或在口頭上罵幾句，很少以文字批評，以顯佛法的真義，不過要批駁別人的毀謗，首要有理由勝過對方，使對方沒有反駁的餘地，但這要對佛法有相當的理解才行。大師深入經藏，具深般若，駁來自使對方心悅誠服。大師這一維護佛法的精神，始終如一，不論什麼時候，見到這類文字，就以鋒利的筆觸，予以嚴格的駁斥。爲了維護佛教，大師不會慈悲，而實是慈悲的另一運用，以之引導思想錯誤的人們，走上佛法正確的大道。

對於佛法毀謗的人，大師固本慈悲精神，予以善爲引導，以免後來墮落，就是對於僧人的輕視，大師同樣本慈悲精神，予輕視者當頭一棒。如有一次，大師陪蔣雨巖到哈同花園訪姬覺彌。自傳說：「姬與雨巖談次，又大言謗僧，謂某僧某僧如何污濁，我忽成怒目金剛，斥云：『汝全身日在污濁，何不自知污濁，竟敢來說僧污濁！大概因僧如白紙，染了一點墨，即觸人人注目，大叫污濁污濁！而汝輩如抹布，雖穢汁淋漓，視爲固然，乃不復自覺！』原來姬覺彌這個人，表面上是崇奉佛法，實際上是破壞佛法，宗仰和尚翻印頻伽藏，固曾受過他的迫害，丹霞法師開辦華嚴大學，同樣受過他的閑氣，大師這才不客氣的給他一點顏色看看，不要以爲僧人都可以迫辱的。自傳續坦白說：「我遇此類毀謗，立致辯斥，不惟在筆端，而在舌底亦每每如此。雄辯所及，敵鋒鮮有不摧！」大師這樣的維護佛法正義，保持僧人的尊嚴，完全是本慈悲以復興佛教，可知一般僧人，不知大師苦心，不知在在處處，維護僧伽僧格，反而對大師多不諒解，認爲不應建立新佛教，好像就將佛教滅亡，他們才感到開心，致使大師佛教革命，建立適合時代需要的佛教，不得不歸於失敗，失敗的原因，不得不歸於「反對方面障礙力的深廣！」

大師護持佛法以及維持僧伽地位，固然顯示了無限悲願，在弘揚如來正法，度化現實人群方面，更加顯示了悲願無盡。我們知道，大師自二十二歲夏，在廣州的佛學精舍，開始為眾說法，直到示寂前的三十餘年，總是席不暇暖的，不是在國內各省市弘揚佛法，就是到國外歐美各國宣揚如來覺音，不特攝受了海內外很多知識份子信奉佛法，亦度化了無數人民歸敬三寶，因而國內佛教逐漸為人民所敬重，西方學者亦逐漸了解中國大乘佛法的特色。大師在國內外說法，不是照本宣科的那樣講解，而是告訴世人，佛是為普救人羣而求正覺的大聖，既不是一般所說多神的神，更不是一神教所說的創造神，而是富於同情心，亦即具有大慈悲心的大覺者，更是一位積極的熱心救世者，佛的到這人世間來，是以一般人的苦樂為苦樂，目的在於令人怎樣的離苦而得真正的快樂，所以大師為人說法，就如佛那樣的隨機化導，務使人們知道佛法不是冷酷厭世的，而是積極為人羣為眾生的，從而悟解到佛法的真義，確認佛法確可離世間的苦厄，為眾患迫逼的現代之所必需，並消除人們相互敵對的心理，而為相互扶助以成利濟，更告訴人們人生是最有價值的，不含有任何迷信的色彩，因而凡聽大師說法的，沒有不趨向光明正覺的大道。

大師弘法所以得到這樣廣大的效果，原因是直從現實人生說起，讓聞法者知道佛法與人生，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自然樂於接受佛法，所以大師特別提倡人生佛教。如民七年夏在上海儉德儲蓄會所講「人生佛學的說明」一文中明白說：「佛法雖普為一切有情類，而以適應現代之文化故，當以「人類」為中心而施設契時機之佛學；佛法雖無間於生死存亡，而以適應現代之現實的人生化故，當以「求人類生存發達」為中心而施設契時機之佛學，是為人生佛學之第一義。佛法雖亦容無我的個人解脫之小乘佛學，今以適應現代人生之組織的羣象化故，當以大悲大智晉為羣象之大乘法為中心而施設契時機之佛學，是為人生佛學之第二義……故人生佛學者，當暫置「天」、「鬼」等於不論。且從「人

生」求其完成以至於發達為超人生，超超人生，洗除一切近於「天教」、「鬼教」等迷信；依現代的人生化、羣象化、科學化為基，於此基礎上建設趨向無上正徧覺之圓漸大乘佛學。」大師雖以弘揚大乘佛法為主，但自提倡人生佛學以後，無不本人生佛學，宣揚契合真理及契合時機佛法。所謂契合時機，就是現代人說的：「合世界潮流，符群象心理。」如其不然，所說佛法縱然高妙，但與現實人生無益，豈能達到弘化目的？

五、大師是今菩薩行者

菩薩是大乘佛法的奉行著，亦是大乘佛法的推動者，更是自利利他的實踐者，所以中國佛教的僧俗，特別推重大乘，且以大乘自居，但是說到在行為上，表現大乘佛法精神，就不得不使人失望。大師於民國二十九年，訪問南方各小乘佛教國家回到重慶，六月間在漢藏教理講訪問的觀感，題為「從巴利語系佛教說到今菩薩行」中，曾作這樣的開示：「中國佛教所說的是大乘理論，但却不能把它實踐起來，不能把大乘的精神表現在行為上。我國的佛徒——包括在家出家的四眾——都是偏向於自修自了，大乘的經論，雖有很多人在提倡和弘揚，但所提倡所弘揚的也不外是自修自了的法門。這種說大乘教，行小乘行的現象，在中國是普遍地存在。如出家眾的參禪念佛者，固然為的自修自了，即在家的信眾也是偏重自修自了的傾向。他們都以為學了佛就不要做人，什麼事都心存消極不願意幹，更有很多人以為學佛作「了此殘生」的尾閭，他們都說把國家社會家庭一切的俗務都捨下，才可以入佛修行。這種不正確的思想，已經深印在每個國民的心坎中，這種錯覺是復興佛教的障礙物，是歪曲了大乘佛教的真義。」我們所見的中國佛教確是如此，唯有大師才能透關的說出。

然則應要怎樣？大師接着說：「我認為中國佛教衰敗的原因固然很多，而最大的病源則為空談大乘，不重實行，行為與教理

完全脫離關係，所以革興中國佛教，要洗除教徒好尚空談的習慣，使理論浸入實驗的民衆化。以現社會實在的情形和需要來說，今後我國的佛教徒，要從大乘佛教的理論上，向國家民族，世界人類實際地去體驗修學。這大乘理論的實踐行動，即所謂菩薩行，而這菩薩行要能夠適應今時今地今人的實際需要，故也可名爲「今菩薩行」，以簡別向來只唱高調，名不符實的「菩薩行」。菩薩行本沒有今古之分的，但因過去所說的菩薩行，只說不行，已不爲一般人所重視，認爲這只是佛教徒的講大話。爲使世人相信佛法的菩薩行，確實有利於現實人羣，不再像過去那樣的空談，就得有實際的行爲表現，如多做文化、教育、慈善等工作。大師說：「例如以一地的僧寺爲教化的中心，改善人民的生活風俗習慣，提高一般民衆的教育，增加農村的生產，協助工業的發達與辦救濟貧病的醫院、教養院等慈善事業。」果能這樣的奉行今菩薩行，多作救世利人的事業，佛教還有不興盛的道理？又怎會不使人羣加入佛教的陣營，共同來做佛法事業？因爲如此，能十足表現菩薩的慈悲精神，自然就會信奉大乘菩薩行。

中國是個奉行大乘佛法的國家，因而佛教界被稱爲菩薩的很多：如剛受戒的稱爲新戒菩薩，受戒較久的稱爲老菩薩，在家的稱爲在家菩薩，出家的稱爲出家菩薩，其他還有什麼大菩薩，小菩薩，男菩薩，女菩薩，所以不論是在那個舉行法會的道場，菩薩來菩薩去菩薩之聲，真是不絕於耳，能說中國不是大乘國？若問這些菩薩，是不是發過菩提心？是不是在實踐菩薩行？從沒有調查過，恕我並不知道。不過據我了解，中國佛教中稱爲菩薩的，真正實行菩薩道的恐怕不多，大師說「這些都是只尚空談有名無實的菩薩」，要他行經論中所說的菩薩行，那是很難做到。但大師認爲：「想復興中國的佛教，樹立現代的中國佛教；就得實現整興僧寺，服務人羣的今菩薩行。」今菩薩行應怎樣行，大師

除了要我們以觀世音爲模範，並說「每個單位分身的今菩薩行者，集體聯合起來，本着大乘菩薩的菩提心爲主因，大慈悲爲根本，實踐方便爲門的萬行，發揮救世無畏的精神，以集團的一體而現分工的三十二應今菩薩行。」大師不但高談今菩薩行，且本大乘菩薩的三心，如實的實踐今菩薩行，試着大師爲教奮鬥的一生，所行所爲有那樣不是適應今時今地的需要，以大乘佛法化導他們，所以大師是今菩薩行的實踐者！

結 論

我尊大師爲悲智雙運的菩薩，全從大師本大乘佛法精神而行今菩薩行出發，並不是全無事實根據。如民國二十二年，應漢口佛教正信會請去講經，在上海出發前，有人對大師說：「武漢現在第二次水災險象已呈」，請求大師不要去武漢冒險，但大師不爲講者所動，仍如期的到武漢去，不特不顧自己生命的危險，且本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精神，與武漢學佛人士共同挽救天災人禍，消弭國人的痛苦災難，這不是「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菩薩精神是什麼？大師從佛法的悟解中，深知佛教是依世間建立而救濟世間的，見到全國人民甚至世界人類，都陷在苦難危機，不依佛法去救濟世間，怎能使人羣免除苦難脫離危機？世間的一般思想知識，固亦爲人類謀求危機的解除，但都是偏蔽而有缺陷的，唯有佛法的清淨智慧，始能極徹底的解救世界人類危機！因而是危機四伏的地方，大師越要去以佛法感化人群，使諸人群皆知如何去惡行善，而造成人世間的和樂善生，在和平安定的世界中，共同創造人間淨土，這是大師爲法爲人的菩薩表現。這位行今菩薩行的菩薩，已離我們四十年，除本大師所定的今菩薩行去行，還望具有菩薩心腸的四衆，共同願求今菩薩行者，早來人間領導我們！

無虛文師造象



戊子三月三日

重溫虛大師「去私戒懶爲公服勞」的訓示

紀念太虛大師逝世四十週年

中國是國幸，大乘出世，國幸。因前時境界，對爾發菩薩的財

——紀念太虛

且更喜藉由慈悲精神，自然體會到大乘菩薩的

不對人羣的人而修行的學問，共同來成就事業？因為此故，請

苦難言。今則為世界人的事業，對難言。不與空自首屈？又怎會

興維慈育貧困的智識，培養青年才俊？一果洋軍難白華子今

醫勤，要高一線只應由修習，果能得悟而出世，樹起工業的輝耀

大師於一九四二年六月三十日，對漢藏教理院全體師生訓示

：梵學自貴藥山自佛表顯，以法為心，大德，慈善工共。大

「去私戒懶，為公服勞」。為人者，不再猶疑去邪對的空端

後來他又將『訓示』寫成對聯，贈與師生。

在紀念大師逝世四十週年的日子裏，重溫這個訓示，對提高佛教徒的精神文明，是具有着十分重大的意義。

計，嚴整具有善心。四案，共同勸導令善。行善，早來人間
令善。顯行的善，日續。門四十平，刻本大福。天宮的令善。顯行去
中，共同勸導人聞。善士，顯是大福。天宮的人善。顯表更。影的行
眠。眠回主惡行善，而盡知人世間。的味樂善生，亦味平安。世果
顯是。對四分。的狀式，大福。顯要法以。起。惡。外人籍，對前人籍。皆
，即有。轉。若。由。前。等。皆。覺，故。諸。謝。應。由。釋。慈。世。界。人。謙。京。難！因。而
悲。苦。世。間。由，見。歷。全。國。人。另。甚至。世界。人。謙，恭。敬。亦。苦。難。京。難，不
靈。靜。輔。景。竹。題？大。福。對。轉。若。由。卧。難。中，聚。臥。轉。慈。景。始。世。間。藝。立。而
大師逝世四十週年「齊人不入服癢，華人服癢」的普
本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菩薩，與我華學佛人士共同懺悔天災人禍
為難香向禮，以此供作陀羅尼咒去，不替不願自己生命的哀劇，且
五乘二六十六次迴響。身呈一，請求大福不要去做萬事，以大福不
轉。慈。五。計。會。翻。去。觀。舞，亦。土。滿。出。聲。隨，音。人。博。大。福。：「一。篇。萬。思
今善顯行出竟，並不具全無專實財難。眠。另。顯。二十二年，顯。口
舞。事。大。一、為什麼要去私戒懶為公服勞。本大衆轉若轉轉而行

正果

再以佛教而言，大師提倡新佛教運動，前後幾四十年，何以收效甚微；究其原因，一些寺廟當權者，貪圖享受，講究吃喝，私心太重，懶惰成風。對於佛教的公共利益和存亡問題，一概置之不顧。他們甚至爲了滿足一己之私欲，將寺廟財產，揮霍殆盡。其不軌行爲，引起地方人士不滿與憤恨，導致許多地方，侵佔寺產，搗毀佛像，驅逐僧尼等事件，屢屢發生。近代的中國佛教，所以還能屹立於神州大地，主要是靠少數幾位「去私戒懶」的高僧和居士，不計報酬，不辭辛苦，不顧毀譽，不惜生命，四處奔走呼號，爲佛教事業努力奮鬥。若是全國佛教同仁，都能以這些大善知識爲榜樣，「去私戒懶」，獻身佛教。則佛教的生命，就會永保青春。

爲什麼要「爲公服勞」？我認爲「爲公」是作人的基本條件。孟子說：「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人和禽獸的最大的區別，就是在公與私。禽獸只知爲己，人類除了知道爲己之外，還知道爲人。假如一個人只知道爲私，連一點爲公的思想也沒有，那就與獸禽無異了。如果進一步損公爲己，那就比禽獸還不如。

因爲人類社會，是互助互賴的，衣、食、住、行，事事都必須依賴他人幫助供給，才能生存，沒有任何一個人不依賴他人的幫助而能單獨生存的。自己的一切既需要靠他人的協助，自己也有義務爲他人提供方便。人類社會的互助互賴，形成了彼此互依的人類社會之網，每個人都是這網上的一環，每一環都不能脫離整體的網而獨立。離開了整體的網，個體的那一環便不存在了。我們知道了人類社會互助互賴而共存的原理，就應該盡到自己作爲整體之一環的責任，以酬報他人給予自己的助力。這是每個人的義務，也是每個人應該具備的基本的道德觀念。對自己：應潔身自愛，不苟且、不偷生，不自私以損人；對社會：應積極工作，自強不息，見義勇爲，以熱情坦白的心情助成他人有益的事業。樹立一切爲公的思想，完成人格的修養，是奠定學佛的基礎。

虛大師經常告誡漢藏教理院的師生：

「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

人成即佛成，是名眞現實。」

× × × × × × × ×

「如果發心學佛，先須立志做人。」

三皈四維淑世，八德十善嚴身。」

假如一個學佛的人，不注重社會公德，連人格都不具備，哪能說得上學佛呢？佛陀是在世、超世而又入世的無上覺者。所以，我們要學習福慧兩足的佛陀，豈可忽畧學佛的基本條件，即做人的道德要求呢！

佛教爲什麼能有如此悠久的歷史，贏得世界上那麼多的人信仰。因爲釋迦牟尼佛爲人類作出表率，拋棄王宮生活，面向社會，獻身人類，普令衆生，離苦得樂。佛陀的偉大，在於破除自私損人的煩惱，使個人的德行圓滿；以純潔無瑕的慈悲心，利益他人，使利他的德行圓滿。學佛的人，必須體認佛陀這種特性，淨化自己的生活言行，清除損人利己的私欲，發揚無私的「爲公服勞」的精神，才能走上正確的途徑。否則，只求形式上徒具虛名，而自己的生活言行與佛陀的教導背道而馳，非但無益於己，且有害於佛教。如少數人，在社會上藉學佛爲名而邪命自活。既玷辱了佛教，又危害了人民的利益。對這種人，最好的辦法，請他們退出僧團，以減少佛門的塵垢。

大師的一生，就是根據佛陀的教導，以完美人生爲目的，以淨化人間爲事業，爲樹立人類社會的公德，奮鬥不已，他在『五十百題』中說：

「我今學修菩薩行，我今應正菩薩名，願皆稱我以菩薩，比丘不是佛未成。一

這是何等偉大的自白；大師學修菩薩行，數十年如一日，爲國爲教，席不暇暖，到處奔走，尤其在抗戰期間，組織佛教國際訪問團，訪問了印度、錫蘭、緬甸、暹羅等國，沉重地打擊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暴行，對國家和民族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這種從做人而菩薩，由菩薩而成佛的大乘行果，才是佛教的真諦。

「去私戒懶」與「爲公服勞」的關係。一個人私心越少，就越能爲「爲公服勞」，越是「爲公服勞」，也就越有正義感，對人越是真誠熱情。他的人格也就更加高尚偉大，爲家人所歌頌讚歎。一個宗教也是如此，能爲家人解除痛苦謀求幸福，這個宗教就能爲群眾信仰、同情、擁護。每個佛教徒，都能以慈悲喜捨四無量心爲指導思想，作社會有益的事業。則必爲羣衆歡迎和信仰。可見一個宗教的興廢，它的教義高深偉大，固然很重要，但是它的事業與衆生利益息息相關，就更爲重要，要想佛教興旺發達，除非佛教徒覺醒過來！「去私戒懶，爲公服勞」，多作利益衆生的事，別無他途。

二、怎樣去私戒懶爲公服勞

怎樣「去私戒懶」？首先要認清私與懶的危害性。

「私」的危害性表現在，私心重的人，一事當前，先替自己打算。所謂「人不爲己，天誅地滅」。「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這種處處爲己着想的行爲，在意識形態上，稱爲個人主義。過去有人形容中國是一盤散沙，實質上指的是個人主義。個人主義像狗一樣一塊肥肉，只許個人獨吞。如果有二條狗來分享，就要咬個血肉模糊，拚個你死我活。有人說中國之貧，貧於個人主義；中國之弱，弱於個人主義；中國之亂，亂於個人主義；中國之亡，亡於個人主義，這話不無道理。陸放翁「俠骨崢嶸遍九州，一生常愧爲己謀」的名句，就是針對「一生不愧爲己謀」的個人主義者寫的。私心重的人，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

也。遇着公共利益，總是繞着走，被人稱爲自私鬼。到處令人討厭、憎恨，當他有事需要別人幫忙時，一定得不到順緣。不是別人不同意，就是錯過機會、若是私心膨脹，侵犯公共利益，貪贓枉法，觸犯刑律，就要請他嚐嚐鐵窗的風味。甚至還要伏法受誅，爲世人唾罵，古人說：「私爲罪惡的淵源」，信不虛也。

「懶」的危害表現在，它是一切事業成功的大敵，是一切事業失敗的根本原因。『顏氏家訓』說「習閑成惰，習懶成病」。是說懶惰的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不堪風塵，不慣勞動，最後還要弄得一身是病。哀莫大於心死，懶惰者更主要的病，是不願動腦筋，使頭腦變得簡單愚昧，是非不分，善惡不明，遇事盲從，成爲沒有主見的糊塗虫。什麼事情也不會做，即使做了，沒有不失敗的。如果人們的頭腦裏，時時覺察體驗「私」與「懶」的危害性，偷閑躲懶的念頭自然可以泯滅，自私自利的思想也可得消除。

怎樣可以樹立「爲公服勞」的思想？要想「去私戒懶」，最根本的方法要養成「爲公服勞」的道德心理。這首先要觀察思維「爲公服勞」的種種功德，久而久之，即可增長「爲公服勞」的責任感和使命感，自然在行動上即會付諸實踐。

爲公的好處，就一般粗淺的理解，我們能廣行六度、四攝法，把自己的一切獻給人們愈多，得到別人的同情與幫助也愈多。如果你能爲人人，人人自然也就會爲你了。你不去爲人人，却想人人來爲你，那就和農民的不播種而想收穫的道理一樣的。

如果一個人僅能「去私戒懶」，而不去「爲公服勞」，這不過是一位潔身自好，獨善其身的聲聞行者而已。只是消極地不去做惡，尚不能積極地以求達到最高的菩薩行境。凡爲虛大師的弟

子，爲適應現代潮流，復興佛教，完成最圓滿的人格，除了消極止惡之外，還要積極爲善，要多做利他工作以兼善天下。也唯有「爲公服勞」的人，才能真正「去私戒懶」。否則，縱使去掉幾分私，也是不徹底的，有時不免還要假公濟私。況且一個凡夫俗子，自私自利慣了，忽然完全「去私戒懶」，與佛菩薩一樣純粹「爲公服勞」，絕對是不可能的。因此就不得不探討一條由私而公，由自而他的循序漸進的道路。

第一、由利己而不損公：每個公民都應該有這麼一點觀念，凡對公共利益有損的，即使與自己有很大利益的，也不能去作。凡與自己有利益的事，利無大小，事無鉅細，只要與公共利益不矛盾、不損害的，都可以作。這是一個人應具備的最起碼的社會道德。也就是王陽明倡導的最粗淺的「良知」，和儒家說的「利不苟趨」的道理。一個人作了妨害公共利益的事，一定會受到公共輿論的譴責，同時也是最不道德的行爲。明白了這點，自然就能堅持利己而不損人的原則。

第二、由自利到利他，當遇到某一件事，如果作了引起的後果是自他兩利，無論是先自利，或是先利他，總不是單方面的，應不辭勞苦的去作，既可自利，又有利於社會，何樂而不爲。

第三、由利他而不利己：一個人生活在世上，不能培養對他人的豐富同情心，不能在別人的事業上出力和分担憂愁，不能與大眾痛癢相關，這樣的人不論他學問怎樣高深，成就怎樣大，他的生命，是冷酷的，孤獨的，不受羣衆歡迎的。菩薩心境與人生的目的，就是專門利人，毫不利己。正如虛大師說的那樣。「佛菩薩的心是什麼呢？即大慈悲是。大慈故使天下同得安樂，大悲故願天下均離痛苦，古人說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即大悲；「後天下之樂而樂」即大慈。故此大慈悲心，是以天下之痛苦爲痛苦

，天下之安樂爲安樂」。孫中山先生也說「人生當以服務爲目的，而不以奪取爲目的，聰明才力愈大者，當盡其力，以服千萬人之務，造千萬人之福，聰明才力畧小者，當盡其力，以服百十人之務，造百十人之福；聰明才力全無者，亦當盡一己之能力，以服一人之務，造一人之福」。人人都能這樣做，則由私心造成的人間種種不平的事，即可消滅。

第四、由損己而利人：損己利人是人類道德最高的準則，佛陀之所以爲佛陀，是因他能犧牲自己的一切，以利普天下之有情。只有這樣富有犧牲的人，才能達到圓滿的佛果。譬如在天旱或水災造成飢饉時，有人向你說好話，要你拿出幾千担米來，救濟無數的生命。假如你有這個力量，不行布施，等於置無數生命於死地，其罪惡之大，無以復加。若能毫不慳吝地慨然答應，則數百萬待斃之人民得以活命。語云「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何況數百萬人之生命。其功德之大，受惠之衆，感恩之多，也可想而知，至於菩薩犧牲自己的一切，以利衆生的事，佛經裏觸目皆是，這裏就不一一列舉了。

若能依上述四點，循序前進，做到虛大師對我們的要求：「世界人類之利益爲第一，國家民族之利益爲第二，個人家屬之利益爲第三」。由公而私，方能達到「去私戒懶，爲公服勞」的頂峯。能夠「去私戒懶」，自然可以趕上人程；能夠「爲公服勞」，自然可以養成完美的僧格。

佛教徒能夠「去私戒懶，爲公服勞」，則佛教可以興旺發達，欣欣向榮；社會人士能夠「去私戒懶，爲公服勞」，則社會可以安定團結，進步光明；國家執政者能夠「去私戒懶，爲公服勞」，即國家富強發達，政治修明；全世界人類能夠「去私戒懶，爲公服勞」，則全球人類可以安居樂業，幸福快樂，戰爭永息，和平長存。這樣的社會，非人間淨土而何？願大家牢記大師的訓示，在實踐中由完成人格而攀登佛的果位吧！

A portrait of a Buddhist monk, likely a high-ranking official, wearing traditional robes and a shaved head. The monk is depicted from the waist up, standing and facing forward. He has a shaved head and is wearing a dark, traditional Buddhist robe with wide sleeves. His hands are clasped in front of him. The background is plain white. To the right of the portrait, there is a vertical inscription in Chinese characters: '通教' (Tongjiao) and '印' (Yin).

戊子三月三日

正覺弘法一代宗師

示，亦實數中由宗知人辭而舉登繼的果並耶！
 庶平吳有。靈辯的揮會，非人間術士而何？願大寒辛屆大補由臨
 爲公昭後」，明全和人賦可以史局樂業，幸爾封榮，輝罕永息。
 「，明國宰富題難數，頌尚勤即；全世界人談諸說「去逐無贈，
 以史安團滿，誰來光即；國宰越題皆諸說「去逐無贈，爲公昭後
 ，短和向榮；揮會人士諸說「去逐無贈，爲公昭後」，明揮會可
 勸達封諸說「去逐無贈，爲公昭後」，明特達可以與丑難數

宗師

益養為宗美由辭辭。

峯。諸說「去逐無贈」，自然可以戮土人野；諸說「爲公昭後」
 益爲策三」。由公而逐，式諸載庭「去逐無贈，爲公昭後」由取
 世人談之味益爲策一，國宰另起之味益爲策二，歸人案屬之味

恭詣對土鼓四揚，諸君情激，勸解大補渡其印的要來：「

寧波七塔寺釋月西

寧波七塔寺釋月西

蔡惠明居士寫信給我，要我寫一篇紀念太虛大師的文章。大師逝世已整整四十周年了，在他逝世前一年駐錫寧波延慶寺的一段時間裏，我有幸常親聲歎，得啓魯愚。於今時隔四十年，大師的音容宛然如在，使我畢生難忘；但大師的許多事蹟，因有關資料俱已散佚，難以一一撫拾。現在只能就師輩傳聞及回憶所及，畧舉一二了。

與寧波深有因緣

大師與寧波深有因緣。他祖籍浙江崇德（今併入桐鄉），生於海寧。俗姓呂，名淦森（沛林）。最初出家時法名唯心，後到鎮海縣團橋鎮玉皇殿從祖師奘年，爲之起名太虛。他受戒於天童寺寄禪和尚，又先後在寧波永豐寺、天童寺及慈溪西方寺研讀『法華』『楞嚴』等經及佛學著述，聽道階法師宣講經典及教觀綱

宗、相宗八要等，同時對禪宗作了初步參究。一九一三年住延慶寺觀堂，後移住觀音寺，曾擬組織「佛教弘誓會」、「維持佛教同盟會」未果。一九一四年十月，他於周遊上海、寧波、杭州、紹興之後，回到普陀山，在錫林禪院閉關閱藏，從事著述。一九一六年八月，孫中山先生蒞甬演講後往遊普陀，親爲大師詩集『昧龔詩錄』題簽。一九一七年出關，數月之後，應台灣基隆月眉山靈泉寺住持善慧之邀，先後在基隆靈泉寺、彰化曇華堂、台中慎德堂等地，作『眞常之人生』及『佛法兩大要素』等論題的宣講。後又遊日與佛教僧侶接觸，回甬後住觀音寺。一九一八年應鄞、慈、鎮、奉佛教會之請，任歸元寺住持。一九二七年八月蔣介石下野住溪口時，專電福建邀請大師至雪竇寺爲他和髮妻毛氏講『心經』大意。一九三二年被邀請担任雪竇寺住持名義，但他並不常住在寺，寺務全委弟子克全、又信、亦幻、大醒法師等代理，在大師圓寂後兩年，方由法舫法師繼承其席。

抗日戰爭時期大師遠走重慶。勝利後，大師於一九四六年回到南京，是年冬來甬，住延慶寺，曾宣講『彌勒上生經』及舉辦『菩薩學處』。當時亦幻、芝峯諸師都隨侍左右。大師曾去雪竇寺及奉化大橋岳林寺、中塔等處，幻師遣我陪同前往。過農曆年時，由育王寺源龍和尚延去度歲。至正月初八，幻師念師心切，遣我至育王接回延慶寺。在此期間，並應萬壽寺源音和尚邀請，前往參加傳法之盛。農曆二三月間，接上海玉佛寺震華法師圓寂噩耗，大師親自赴滬為震師起龕舉火；繼而又遭『覺羣』編輯福善法師逝世之痛。大師悲憫人生，內心極度震悼，竟突患腦溢血圓寂於上海玉佛寺，時年五十有九。大師靈骨，由滬護送來甬，專車送至雪竇山上起塔。

大師的一生，最為人稱道的有如下數端：

勤奮求學，參悟教理

大師出身於貧寒家庭，五歲喪父，六歲喪母，幼年又多病，由外祖母周氏撫養成人，十五歲在海寧縣長安鎮一家百貨商店做學徒，因不願為店主作家庭瑣事，萌發出世之念，十六歲即到蘇州平望一個小寺院拜士達和尚為師，剃髮出家。不久由士達帶到鎮海團橋鎮玉皇殿師祖契年和尚處，再由契年帶到天童寺向寄禪和尚受具足戒。因天資聰慧，甚得寄禪悉心指點，自己又能刻苦求學，文化大進。二十歲在慈溪西方寺時，讀康有為『大同書』、嚴復『天演論』、譚嗣同『仁學』及梁啟超、章炳麟（太炎）等有關國事與佛學的論文，極為欣賞，觸動了改革佛教的想法，以佛教救國、救天下相自誓。不久又結識了熱心民族革命、參加同盟會的棲雲和尚，棲雲介紹他讀鄒容的『革命軍』及當時出版的『民報』及『新民叢報』，接受了民族革命的思想。二十一歲去南京「祇園精舍」就學。這是一所供僧伽與居士進修的佛教學院，創辦人楊文會（別號仁山），精通佛學，有名於時。大師在那裡聽了幾個月講座，大有精進。回寧波後，任普陀山化雨學堂教員。廿二歲隨棲雲和尚去廣州，組織佛學精舍，講學著述，並

參與革命的各種秘密集會，與同盟會中人如朱執信、鄒海濱、潘達微等過從甚密。二十六歲在普陀山閉關期間，專心參禪禮佛，讀書著述，對大乘八宗的天台宗、華嚴宗、法相宗、禪宗、律宗、淨土宗、密宗、三論宗都加以專心研究，著『破神執論』、『震旦佛教衰落原因論』、『教育新見』、『哲學正觀』、『辨嚴釋』、『訂天演』、『論荀子』、『論周易』、『論韓愈』、『百法明門論及宇宙觀』、『墨子平論』等。從這些論著來看，可知他讀書之多與鑽研之努力。此外又寫成了『佛法導論』及『整理僧伽制度論』。他一生著述豐富，是近代佛教界最突出的一個。他的佛學思想是屬於唯識宗。他認為小乘可附屬於大乘，即所謂「附小於大」。佛法的根本宗旨唯在大乘，至於天台、華嚴、三論、法相、禪、律、淨土、密這大乘八宗，它們的根本原理和追求的極果都是一致的，並沒有優劣高下之分，只是說明問題的角度不同罷了。這就是他所說的「八宗平等」。

銳志改革，培養僧才

大師一生力主佛教改革。當一九一三年寄禪法師圓寂，上海佛教界舉行追悼會時，大師即在會上提出「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產革命」的口號。他所寫的『整理僧伽制度論』，代表了他改革佛教的具體主張。他把舊日佛教僧伽的組織分作了「教所」、「教團」、「教籍」、「教產」、「教規」加以整理，一一訂立革新的制度。其最突出之點，是主張政教分離，建立由僧伽統一自主的僧團。

大師的革新主張，受到廣大僧衆的擁護，但也受到一部份守舊者的反對，因此也有過激烈的鬥爭。如一九一二年，在鎮江金山寺開「佛教協進會」成立大會，由於新舊兩派僧衆相互辯論，竟至發生「大鬧金山」事件。一九二一年大師主持杭州淨慈寺，當他應邀北上參加「辛酉講經會」之際，浙江省的一些舊派人物，慫恿省長下令撤銷大師的淨慈寺住持職位。大師在北京獲悉，上訴於平政院。後來大師回杭，大總統徐世昌頒贈了「南屏正覺」

匾額一方，同時「辛酉講經會」又公推倪德薰、康有爲等知名人士陪送大師回淨慈寺。這樣一來，撤銷住持職位一事就烟消雲散，不了了之。一九二八年時，蔣介石邀大師到南京講「佛陀學綱」，大師得蔡元培等的贊助，創設中國佛學會，並籌組中國佛教會。大師提出了「三佛主義」口號。內容是：一、佛僧主義。建立「有主義、有組織、有紀律」的革命僧團，堅持寺產屬僧衆所共有，嚴守戒律，對違犯者要規勸以至於勒令還俗。二、佛法主義。即大力發展佛教徒，只有僧侶組織是不夠的，還要建立居士組織。三、佛國主義。即用佛教影響國家，以至於全世界。

大師自己是從南京「祇園精舍」起，得到佛學上的深造的，自然深切體會舉辦僧學的重要。他先後組織過「佛學精舍」（廣州），「永明學舍」（杭州），「佛教慈幼院」（杭州）「武昌佛學院」、「閩南佛學院」、「漢藏教理院」等，對培養佛教骨幹起了重大作用。

弘揚佛學，宣傳抗戰

大師畢生致力於弘揚佛學。除了不斷寫出關於佛學的論著外，還乘周遊各地機會，講經說法。如在台灣宣講「眞常之人生」，「佛法兩大要素」（一九一七年），在蘇州象坊橋觀音寺講「維摩詰經」、「大乘起信論」，在南通講「普門品」，（一九一九年）在杭州講「唯識二十論」、「華嚴經」，在北京講「法華經」、「因明論」、「金剛經」、「大阿彌陀經」等，（一九二一年），在廬山開「暑期講演會」，又發起召開「世界佛教聯合會」，邀請日本、德、美、芬蘭等國佛學家前來參加這個盛會（一九二四年）。他還於一九二五年率領中國佛教代表團出席在東京召開的「東亞佛教大會」。一九二六年遍訪南洋各地。一九二七年被德國朗福特大學中國學院聘爲院董。一九二八年秋赴英、法、德、荷、比、美等國宣講佛學；應法國學者建議，在巴黎籌組世界佛學苑；他在巴黎大學講學，穿的是海青，法國人認爲一個中國和尚，居然在國際大學講壇上宣講東方佛學，都刮目相看。他是中國僧侶去歐美傳播佛教的第一人。

他熱愛祖國，反對侵略，抗日戰爭時期，他去到重慶，曾率國際佛教代表團前往緬甸、印度、錫蘭（今斯里蘭卡）、新加坡等地訪問，爭取國際佛教徒對我國抗戰的同情，還發動各地華僑捐款支援抗戰。

大師曾任中國佛教總會機關刊物「佛教月刊」總編輯；一九一八年在上海與蔣作賓、章炳麟、張騫、王一亭等居士創立佛學團體「覺社」，主編「覺社叢刊」；一九二〇年，「覺社」移杭州，「覺社叢刊」改名爲「海潮音」月刊，他繼續擔任主編。這些刊物，對宣揚佛教哲學理論，起過很大影響。

平易近人，生活儉樸

大師雖享盛名，但絕無大和尚架子，與其相處，如坐春風，平易可親。他歡喜看書，寫字，下棋，有時說幾句幽默話。有一次他正在寫字，恰巧莊嚴和尚進來，大師笑着對他說：「我要借你的名字用一用，原來他在寫的是「妙相莊嚴」四字。他很關心弟子的進修。一九四六年冬他在延慶寺時，我得以隨時侍奉，他曾問起我，今後如何打算「深造」。我那時愚蒙未開，竟不知如何回答才好。每逢法會，許多居士慕名前來傾聽，並向他要求書法，他總是一一滿足願望。他對生活抱隨遇而安宗旨，從不計較，經濟上更不在心。他在寧波最後一次逗留時，我們偶然爲他整理隨身物件，竟發現他還有過去在中國銀行儲存的一千元存摺一本，這個存摺，看來他是早已遺忘了。

歸納起來，大師的一生可以「愛國愛教」四字作概括。他是我們後輩學習的楷模。今天紀念他，要師法他的精神，繼承他的素志，大家爲中國佛教的弘揚光大，作出共同的努力。

對大師的往事回憶，拉雜寫了這一些，可能有許多說錯的地方，懇切希望同仁們的指正。

一九八五年十月於寧波



虛大師與上海佛教

方興

本世紀初，上海曾是我國民主主義思想家活動的中心，大師和他們交往中，接受了民主主義思想。這一因素，決定了大師的一生與上海佛教的特殊關係。以上海為舞臺，創辦期刊，成立教會，講經和演說，發表一系列的憂世救國，改革僧制的文章。這不僅推動了上海佛教，對全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現將其在上海的活動綜述如下：

一、三種革命說

一九一三年一月寄禪和尚逝世於北京法源寺，噩耗南來，大師作『心喪八指頭陀』，以誌哀悼：

相隨學道白雲層，棒喝當頭領受曾。
從此更無我師者，小窗垂泣涕如繩；
萬樹梅花竟埋骨，一輪明月孰傳心？
遺詩自足留千古，翠冷香寒憶苦吟。

二月二日上海佛教界於靜安寺舉行八指頭陀追悼會。大師爲了化悲憤爲力量，在會上提出三種革命說，力主除舊佈新。

1. 組織（制度）革命：廢除剃度制度和傳法制度，主張創辦佛教大學，從學僧中選拔品學兼優的人才，主持寺廟。

2. 財產（經濟）革命：廢除財產寺廟所有制。主張寺廟財產爲佛教公有，用來興辦教育和社會慈善事業。

3. 教理（思想）革命：剔除佛教思想中神教、鬼教、巫教等迷信成份。主張建立人生佛教，提出「如果發願成佛，先須立志做人」。「人成即佛成，完成在人格」的著名論斷。大師的演說，引起上海佛教的激烈爭辯。『佛學叢報』主編薄一乘撰文說：「佛教革命之名詞，發現未久，度亦妄人之邪說耳！若大庭廣衆之間，明目張胆，放言高論，則未免肆無忌憚矣！然即如某僧演說，佛教宜革命有之，亦唯第二條財產問題，尚有討論之餘地。若第三條之牽涉學理，竊恐非自命新佛之提婆達多從地獄復起不

可！至第一條之組織革命四字，則不但無理由之可言，且並邏輯亦不可解矣」。大師因作「敢問佛學叢報」以答之。謂三種革命說，乃思想、制度、經濟並重，實能握佛教革新的全部問題，非薄一乘輩可知。

二、無神論宣言

一九一三年三月卅一日，中華佛教會正式成立於上海，舉治開、熊希齡爲會長，清海（靜波）爲副會長。任命大師爲「佛報」總編輯。發表「致私篇」、「宇宙真相」、「無神論」、「幻住室隨筆」文章。該刊共出四期。九月份以費絀停刊。

大師在「無神論」一文中，提出無神論宣言和宗教消亡的問題。無神論宣言的主要論點：「無神即無造物主，亦無靈魂，而一切皆以無爲究竟也」。可見他是一位徹底的無神論者。後來又根據這一思想，提出人生佛教。主張佛教以人類爲中心，破除以迷信鬼神爲本的宗教，反對離開現實的人生，侈談什麼來世和超度亡靈等無稽之談。在近代佛教史上，像他這樣從理論到實踐，反對造物之神，反對靈魂之鬼的，還找不到第二人。

三、憂世憂國

一九一八年秋，大師在滬寓愛多利亞路，與章太炎的也是廬爲鄰，往來甚密。遂與章太炎、王一亭、劉仁航、蔣作賓等人創立覺社，推蔣作賓爲社長。覺社活動：出版專著，編發叢刊、演講佛學，實行修持，十一月大師主編「覺社叢刊」，在創刊號上，發表「覺社叢刊出版宣言」。指出叢刊出版的時代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亞非歐美各國，皆捲入戰禍，國際風雲，動盪不安。國內由於帝國主義侵略加劇，軍閥連年混戰，鐵彈紛射，火焰橫飛，赤血成海，白骨參天。加之水旱之災，瘟疫之侵，使農泣於野，商困於廛，士無立達之圖，工殫精勤之業。哀哀四民，芸芸衆生，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叢書出版的思想背景，西方神教

理乖趣謬，不足以軌範人事，我國的儒道二家，至於今日，亦奄奄一息，無有回天之力，晚近西方物質文明之傳入，造成國人精神之空虛。

值於中外戰火瀰漫，國內思想雜亂之際。大師認爲唯有大乘佛教精神，才能担負起改造世界，挽救中國之歷史使命。故發起佛化覺世運動，出版「覺社叢書」，撥一代之亂，圖永世和平。期以佛陀無上正等正覺之教，平等流入人類心中；以六度、十善的菩薩行願，創造人間淨土，持有這一思想的人，還有覺社同人，章太炎、王一亭等等。當時我國正處於「五四」運動時期，新舊思想鬥爭十分激烈，憂世憂國的志士，試從多種思想中尋找救國的道路，大師的觀點代表佛教知識界的思潮。

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日，覺社講習部假尚賢堂請大師講「二十唯識論」，四月一日大師又於覺社講「觀無量壽經」、「因明入正理論」。此時大師有辦佛教大學及佛教孤兒院的倡議，社員攷慮規模大了，人力財力不足，未能實現。

四、整理僧伽制度

在上海發行的「覺社叢刊」創刊號上，發表了大師的名著：「整理僧伽制度論」。我國佛教到了近代，依然承襲叢林古制。僧衆熱中於趕經懺，超度亡靈，品質低劣、思想僵化。那些護法的居士們，除了造廟修塔、求感應，祈保佑之外，還有什麼作爲呢？這樣老態龍鍾的佛教，怎能立足於現代社會！大師有鑒於此，奔走呼號，提倡革新，於一九一五年撰寫「整理僧伽制度論」，以後隨着形勢的發展，又寫了「僧制今論」、「建僧大綱」等專著，主張健全佛教組織，提高僧侶和信衆的德學，積極從事社會文化事業、福利事業。「整理僧伽制度論」共分四章。第一章論僧，指出漢語系佛教的特點，學理屬於大乘系統，戒律專重小乘。所謂「內秘菩薩行，外現聲聞身」。據此大師主張今之僧伽，應取僧伽之形儀，重菩薩之精神。僧衆有住持佛教之責，在戒律

上要嚴格要求，才能爲人師表。但必須具有現代思想，以備弘揚佛法，覺世救人。第二章論宗，說明隋唐以來，我國佛教有八宗，宗旨皆圓，各有特勝，不無究竟。初學貴在一門深入。待精義入神後，自知殊途同歸。故不可強調宗派門戶知見，是自非他。第三章論整理制度，分教所、教團、教籍、教產、教規等項。主張寺廟財產，爲教會所有，實行集產制度。立「法苑」「蓮社」爲修習中心，第四章論籌備進行。整理僧伽必須上得政府的承認，下得僧衆的同意。籌備圓滿，時機成熟，乃可進行，不可魯莽從事。大師整理僧伽的措施，現在看來雖然步子邁得不大，但「整理僧伽制度論」，是我國近代佛教第一本論改革僧制的書，不失其重要價值。

五、科學的人生觀

一九二五年一月，大師自甬抵滬，以「科學的人生觀」及「大乘與人間兩般文化」交泰東書局發行。一九二三年張君勵作人生觀的演講，引起丁文江的反駁，有科學與玄學之戰。接着印度詩人泰戈爾來華，轉爲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之爭。大師參加了這一論戰，撰寫「科學的人生觀」，主張科學之經驗，是一切學術的根本。宗教、玄學、哲學等領域，均依感覺經驗爲出發點。但一般科學經驗，未得究竟，唯有佛法才能完成這一使命。

現代狹義科學家所用科學方法，未能自祛其感知上的錯誤認識，得少成績而生執著，沾沾自喜，故其錯誤，難以盡去。

科學方法，當以擴充感覺經驗力量最爲重要。今之人頗，於六識中，唯有視覺、聽覺，尙能得到一定的發揮。而於嗅覺、味覺、觸覺發揮得極爲不夠。至於意識，更不能達到窮幽發微的境地。爲了彌補這些不足，大師認爲應以瑜伽的方法，改造狹義的科學方法，成爲廣義的科學方法，以得由純正的體驗而獲得明確的理知。所謂瑜伽的方法，即先使意識集中，澄思靜慮，進而對事物分析觀察，得到直接的體驗。

論及人生觀，大師認爲人乘佛教，爲佛教的基石。釋迦出世的本懷，於「法華」「華嚴」等大乘經內，顯說衆生平等的究竟實相，闡明科學的人生觀，暢談佛教的本來面目，反對神佑論，宿命論等反科學的婆羅門教的教義。

「大乘與人間兩般文化」，爲大師對東西方法比較之作。他認爲東西文化各有所偏重。東方文化：理智上是離言契性，行爲上是克己崇仁，信仰上是融神同本。西方文化：理智上是藉相求知，行爲上是縱我制物，信仰上是取形棄神。對東西文化的缺點，應以大乘佛教思想導之，使其完善。

六、籌備法苑

大師爲了解決新僧運動的基礎，於一九二七年二月二日，在上海靜安寺路一五二號設立法苑，舉行開幕典禮。有章太炎、王一亭、謝鑄成、王森甫、陳維東等人參加。在會議上大師提出改良經懺，除其迷妄成份，增強理論部份。廿四日法苑舉行祈禱息災法會，凡七日。李開憲、陳元白、湯薌銘等人，特來參加。大師在會上，宣講「楞伽經」大意。章太炎書：「性空彼此無差別，力大乾坤可趺交」一聯贈之。法苑的佈置和尋常一般梵宇禪寺不同，入門爲一花園，園後華屋三層，會場設在下面，中層爲佛殿，上層爲新僧修持室。大師撰寫法苑宣言：畧云：「今世窮奢物質，極欲競爭，形體疲於奔命，精神失其宗主，本苑弘揚佛法，實行佛事，使存者生活裕如，逝者往生淨域，而共得精神之安慰」。

大師此舉，是從其一九一三年「無神論宣言」向後倒退，遭到有識之士的批評，彼時我國革命風暴，席捲全國。不去引導一般僧衆走生產勞動謀求生活的道路，而藉改良愚迷陋習之經懺，賴以生存，與時代氣息，格格不入，實非善策。與此同時，大師又於「法苑」爲張敬海及王森甫依佛式婚儀締婚，新郎穿玄色呢機西裝大禮服，左手套念珠一串，禮堂中央供玉觀音像，桌上鋪

以金綫綉成佛字之氈，並有黃緞領帳二，上書新郎新娘姓名，有六位新僧着淺色袈裟，於罄鼓聲中宣誦佛號。大師居中，爲之證婚，如此儀式，雖屬別開生面，遭到守舊派的猛烈反對，指「法苑」爲共產黨機關，因之「法苑」之經費來源，日益減少，新僧還動之經濟基礎，恰似海市蜃樓，乍現即滅。

七、人生佛教

一九二八年五月太虛應上海儉德儲蓄會邀請，演講人生佛學。主要内容：

1. 佛法既然主張普度一切有情，應適應現代文化，當以人類爲中心，建立契合時機之佛學，一變過去神本鬼本之佛教爲人本之佛教。

2. 佛法既然主張生命無始無終，應着眼解決現代社會人生問題，當以求人類社會發達爲中心，建立契合時機之佛學，是人生佛學的第一要義。

3. 佛法雖有諸法無我個人解脫的小乘佛教，然應適應現代社會的羣體，當以大智大悲開展羣衆運動爲中心，建立契合時機之佛學，是爲人生佛教的第二要義。

4. 大乘佛法雖以一切有情普皆成佛爲究竟圓滿法，然大乘有圓漸與圓頓之別，爲適應重實驗、重秩序、重證據的現代科學，當以圓漸的大乘佛教爲中心，建立契合時機之佛學，是爲人生佛教第三要義。

這篇演講奠定大師人生佛教的思想基礎，以後雖發表多篇此類文章，都不能離開這三個要義。

八、痛斥大愚

一九二九年大師講學歐美，四月廿九日還抵上海。三十日應大愚之請，假印心精舍講「去歐美講學及經過之一斑」。時大愚在滬弘法，自謂廬山閉關念佛，得見普賢現身，授以心中心咒。好言宿命，以神奇惑衆，哄動全國。大師對大愚這一錯誤行徑，

予以迎頭痛擊。在致「王森甫、陳冲嗜書」說：大愚倡言宿命，事無可稽，徒益人疑謗，皆不應傳述。大抵迷信，徒增鬼神之鐵，反蔽佛光。」又於「海潮音」月刊登載「太虛啓事」：「大愚多預言世事，談人宿命，以神相駭異，遂履書戒之」。大師此舉，爲挽救中國佛教，也是爲了挽救大愚。不意遭到大愚徒衆反唇相譏，滋生謗言，時印光法師亦致書某居士，斥大愚之謬，遂引起佛教內部迷信與反迷信之爭。

九、中國佛教會

一九二九年六月初，中國佛教會在滬成立。大師於三至六日出席中國佛教會第一次執監委員會，被選爲常務委員。又於九月一日出席中國佛教會第二次執監委員會。中國佛教會的成立，是大師與王一亭聯名致書蔣介石，乃得內政部准予備案。佛教會成立之始，人力財力，困難重重。王一亭呼籲各大叢林發慈悲心，出錢出力，以示支援，響應者寥寥無幾，更加之僧界惘惘，符合佛法純正宗旨的措施，不能推行，令人遺憾，大師鑒於舊僧之蓄意毀謗，佛教會務之難以開展，於十一月廿九日遂辭去中國佛教會常務委員及學習委員長之職，因佛會堅留，不果。一九三零年三月廿五日，在上海召開第二次執行委員會。

一九三一年八月十日，大師出席在上海召開的第三次全國佛教代表大會，被選爲執行委員。會上大師提出：「敷衍之教會，不如不辦」。主張改革中國佛教會：

1. 必須精選德才兼備之僧伽，正信之居士，以構成常務委員及總辦事處。每年必須將議辦之事，通知全體執監委員與各省佛教會，以備督察。

2. 最少須籌有固定經費三萬元，除常委及辦事員固定工資支出外，還要創辦會報，興建全國各級佛教會辦事僧員訓練班，以期在各省、縣級佛教會裏，能有貫徹本會宗旨的辦事人員。

否則，空掛一塊招牌，徒耗各地寺院供給數千元之經費，倒不如迅速解散。會議改選，太虛、圓瑛、仁山、召源、德寬、王一亭、關炯之、黃懺華爲常委。

一九三六年，江蘇、湖北、安徽、四川、雲南等七省通電抨擊中國佛教會。五月十六日，大師就改組中國佛教會事與各方面商談。六月二日大師致書屈文六，強調加強團結。蓋以今後佛教之建立，須託命四象有秩序之和合組織。不和合不能有秩序，無秩序亦不能成和合」。

十、宗喀巴的啓示

一九三零年六月廿五日，大師於上海覺園接見康藏留學團團員恒演。演編有『畧述西藏之佛教』一書，大師讀後認爲宗喀巴之三大道次，教團基於律儀。密宗納於教理，軌於律儀，與己意見相合。序中有曰：

「宗師以行果證，與宗繼有人之故，久成勝業。吾乃徒託空言，不唯爲世所嘲侮，而從予起信入門之弟子，亦有違越而不聽受者，則又不禁悲慚寒心，而俯仰無以自安也。」

康藏留學團，迨大勇卒後，由大剛領導。彼等迭陳兩電，望大師先往西藏，修學正法，再事弘通。武漢王森甫、羅奉僧、張純一馳電大師：「區區藏文，何足勞虛公一盼。即令含義弘深，已有法師及諸同學，留學多年，專精研究，自能負網羅介紹之全部責任。更不煩虛公舍全就偏，拘於一隅。」暴露大師門下之明顯分歧。

十一、動員佛教徒抗日護國

一九三三年五月大師於上海永生無線電台，播講「佛教與護國」，時日本帝國主義者佔領山海關，入侵熱河，國難日深，信衆普仁、普勇、普德、商諸大師，創組「青年佛教徒護國團」。大師電全國各省市佛教會，勸組織「青年佛教徒護國團」，團員力主從軍抗日，部份從事募捐，參加醫療救護隊、慰問隊、運輸隊、宣傳隊等方面的活動。

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國主義大舉入侵我國，民族危機日益加深。大師動員國際力量制止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國的侵略，於三月一日作「佛教和平國際提議」一文，分送世界各國。由克乃生、胡

厚甫、清水等人譯爲英、法、德文。主要內容謂：

「太虛法師現因鑒於國際危機日迫，而自負有數千年之歷史，東洋文化之大背景的佛教，以阻於國境關係，致使彼此佛教徒應行之切實握手提携，未能圓滿進行，深以爲憾。故如能在上海聯合各國佛教徒，以佛教之根本和平旨趣。謀親善之工作，爲開始適當之會合，作推誠無猜之意見交換，尤爲時代之殷望。」

至蘆溝橋事件爆發，國難教難，日深一日，大師頓感其國際和平運動破產，賦詩抒發悲慨：

心海騰細浪 風雨遭孤燈 卅載知憂世 廿載勵救僧
終看魔有勇 忍說佛無能 擲筆三興歎 仰天一撫膺

接着大師電告全國佛教徒，奮勇護國，竭力投入抗日工作。如救護傷兵，收容難民，掩埋死難，灌輸民衆防空防毒等戰時常識。

十二、告日本佛教大眾

一九三四年大超、鄧慧載承大師之意，於「上海市民報」編「佛教特刊」，不久停頓，大師看到依附他人難以應事，遂積極主張創辦「佛教日報」，一九三五年四月十日在滬創刊。大師任社長，作「發刊詞」，范古農任總編輯。該報發刊不久，即客觀報導了關於中日佛教學會的辯論。支那內學院熊東明作「關中日佛教會」，定公（巨贊）作「中日佛教學會告國人書」。指責大師及其門下，勾結日人，爲害國族。大師門人墨禪作「誠支那內學院」談玄以中國佛教調查團名義，作「支那內學院之鬼域」。攻擊內院存心嫉忌，意圖染指庚款，雙方紛爭不已，五月九日大師致書歐陽竟無，望其一察其門下所爲。爲了澄清是非，大師於五月廿二日作「告日本佛教大眾書」。

「去年日本青年佛徒，聯合沿太平洋各國青年佛徒，開泛太平洋佛教青年會，自憑片面希望，於報紙傳宣，可邀太虛之友生出席，致太虛爲嫉害者乘間攻毀，全國報紙流言四起，竟令辯不勝辯。乃於今年三月初，「申報」轉載貴國報紙，又云：「以日華佛教學會爲中心，於太虛所辦世界佛學院，作有力之聲援」。

雖貴國佛徒或原出於好意，然初未與太虛商洽而有所承認，遽作此片面之宣傳，又徒引起貪嫉者對太虛為挾嫌之毀謗，此非與中日兩國之佛教，有百損而無一益者耶？

於上海「一二八」時，太虛曾布「因遼滬事件為中日策安危」一文，告日本佛教大眾：「雖中日兩民族，不應相扼以俱盡，當謀互助以共存」。然謂：「若非還我東北，恢復中國疆土政治上之完整，則中國對於日本民族之感情，未由好轉，而盼日本之佛教徒力促日本國民之覺醒。太虛持此宗旨，迄今猶昔。故特此再告日本佛教大眾：誠能力促日本佛教朝野，入於回復中日民族感情之正軌，則中日佛教自可共圖發揚。設枝枝節節，作空言無實之引誘，必致徒勞無功。尤冀對於太虛，勿再播無據之空氣，以益深中日佛徒之障隔。」大師此書正面駁斥日本報紙的片面宣傳，側面兼答國內各方面之毀謗，以正視聽。

十三、駁斥中國無僧伽論

錫蘭僧人納羅達公然聲言：「中國無僧伽」。大師於一九三五年十月廿九日在滬特約晤談，趙樸初、徐和卿譯語。慧松記錄。大師列舉實事駁斥納羅達的中國無僧伽論。

納羅達第一個論點：中國無僧伽，無比丘。大師答：我國傳授戒律之歷史，自曹魏嘉平年。已有曇摩迦羅——法時阿羅漢，來洛陽舉行開壇傳戒，此為中國正式受戒之始，有信史可查。為中國比丘尼受戒，又派專人到印度迎請廿位比丘尼來中國傳戒，在途中死了幾位。現在中國各律寺傳戒之儀式，猶保存昔日之傳統。今日中國持律清淨比丘，如過午不食等，仍大有人在，怎麼能說中國無比丘！

納羅達第二個論點，中國無清淨比丘傳戒，受戒者也就談不上清淨比丘，大師答：不能說中國傳戒的人都不清淨。我昔年曾作「整理僧伽制度論」，參攷南傳佛教各國僧伽之生活，重興中國佛教律制。整理僧律，印度佛教史上已發生過多次，故我國現今也應自行整理。

納羅達第三個論點，中國無清淨僧團。如蘇州靈巖山雖較清

淨，但不能參加錫蘭之僧伽律儀。大師答：在印度往昔有部派佛教之別，傳到中國也有多派。中國持律僧不參加錫蘭持律僧團，猶如印度部派佛教時期，此部僧不能參加彼部僧團，是一樣的道理。

十四、問政而不干治

抗戰勝利後，大師於一九四六年五月六日由南京抵滬，駐錫靜安寺。上海佛教界假靜安寺舉行盛大歡迎會，大師接見記者，抨擊國民黨政府對收復區之政策。七月十五日於上海成立覺羣社，創辦「覺羣周刊」，鼓吹「議政而不干治」。認為佛教徒，如果超政治，遇政府與社會摧殘，易招破滅；從政，容易隨政府倒台而受到致命打擊。最穩妥的辦法，是「議政而不干治」，永遠立於不敗之地。

大師認為政乃眾人之事，僧伽是眾人的部份，對眾人所感之痛苦，所求之福利，不能漠然視之。僧人既然是國民的一份子，就有權參加民眾社團、鄉、區自治會議，縣參議會、省參議會，國民代表大會，與全國民眾一道討論國家大事。僧人可以參加選舉，被選為議員，但不求作官（文官、武將）。為了保障佛教利益，大師認為佛教有組織政黨之必要（如西歐國家有天主教、基督教政黨），如需要出而領導，則自當捨身捨心以圖之。現在因緣未具，望覺羣社為其聯絡。後來大師逐漸清楚了，中國僧伽數量少，質量低，議政也是十分不易。

十五、逝世於玉佛寺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七日，大師聞福善病，於風雪中自甬來滬，駐錫玉佛寺直指軒。福善於二十日逝世，大師深痛之，作「慟福善」，深為上海佛教前途惜之，三月十二日，為玉佛寺退居震華封龕說法，忽中風舊疾復發，醫治無效。於十七日下午一時一刻逝世於玉佛寺直指軒。弟子集議繼承大師遺業。決定：法尊主持漢藏教理院，韋舫主持武昌世界佛學院圖書館，塵空主編「海潮音」，印順主編「太虛大師全書」，舍利塔建於奉化雪竇寺。



佛教改革大師

蔡吉堂

太虛大師，浙江人，十六歲出家。一九零五年受戒於天童寺，因聰慧過人，深得戒師寄禪（即八指頭陀）賞識，得到培養和深造。因他博覽藏經，曾到日本參觀佛教，深感國內佛教徒腐敗無能，乃提出改革佛教辦法。成為吾國改革佛教著名人物。茲將其一生對佛教貢獻畧述如下。

一、參加革命

大師青年時代，生活在深山古剎，一九零八年，因遇革命僧華山，得讀康有為的『大同書』，梁啟超的『新民叢報』、嚴復的『天演論』、譚嗣同的『仁笈』等書，使他受革命浪潮沖擊，離開深山。同年秋天又遇革命僧棲雲，介紹他看章太炎的『新民報』、鄒容的『革命軍』等書報，因棲雲是由日本返國，潛圖革命。同年二月大師偕棲雲抵廣州，為雙溪寺住持，時與國民黨人潘達微、朱執信、鄒海濱等往來。大師當時思想乃由君主立憲而國民革命，當時大師與朱執信等參加秘密集會，從事起義工作。

三月廿九日廣州起義失敗，黨人殉難者七十二人，葬於黃花崗，大師作詩以吊之。詩云：

一、書劍原成千古恨，英雄化作兩間塵。
從今刪却閒愁苦，臥看荒荒大陸淪。

二、孤吟斷送春三月，萬事都歸夢一場。
護取壁間雙寶劍，休教黑夜露光芒。

三、南粵城裏起戰爭，隆隆炮聲驚天地。
為復民權死亦生，大書特書一烈字。

二、改革佛教

一九一三年，各省佔寺奪產之風甚熾，中大教授邵爽秋提議將佛教寺產興辦學校，僧界陷於紛亂，要組織佛教總會，未獲政府批准，象舉八指頭陀寄禪北上，爭取早日成立。適逢內政部杜某，擬提撥寺產辦教育，寄禪力爭無效，憤甚！當晚回法源寺即

圓寂。當時熊希齡等即報告大總統，中華佛教總會章程，始經內政部批准設立，佛教寺產得以保存。

在寄禪老和尚追悼會上，大師提出佛教宜三種革命，一組織革命；二財產革命；三學理革命。大師主張佛教寺產應歸佛教所公有，辦僧教育，僧衆按勞取酬。舊佛教徒認爲和尚談革命是駭人聽聞，羣起反對。

一九一二年，孫總理在南京就臨時大總統，大師憑藉和國民黨的關係，在鎮江金山寺，組織佛教協進會，着手改革佛教。在召開大會時，出席僧衆及來賓六百多人，大師任主席闡明協進會宗旨和任務，後由仁山師提議，在金山寺辦佛教協進會，創辦佛學院，全部寺產充作經費，得到全體通過。大師此舉使整個佛教界大爲震動。一些守舊僧人，怕危及他們利益，於是就瘋狂反撲，大打出手，演成流血事件，仁山等受傷，兇手被判徒刑。協進會佛學院都辦不成，但是經過此番活動，對佛教徒改革有推動作用。

當時大師三種革命，引起佛教徒極大注意。組織革命就是制度改革，因自佛教傳入中國後，在內部建立宗派制度，成立子孫制，產生很多不良後果，他主張徹底摧毀。財產革命，所有佛教寺產，應歸佛教所公有，用作培育僧才及興辦慈善事業。教理革命，過去佛教，曾被統治階級用作愚民工具，大師主張今後佛教應多注意現生的問題，如果學習人本主義的佛教，要發願成佛，必須先立志作人，和成人成即佛成的著名論斷，把佛教從封建迷信的「神教」「鬼教」中解放出來。大師三種革命是我國佛教史上第一次教制、教產、教理提出全面的改革，但因佛教內外保守勢力的阻撓未能實現。

一九二三年，大師赴日本參加東亞佛教大會後，越年九月即往新加坡弘法，陳嘉庚先生陪他參觀橡膠園、工廠、商店後即返國。十九日乘輪過廈，南普陀寺轉逢和尚、常惺法師等到輪上迎大師在廈小留，二十日南普陀寺邀請廈門各界領袖，舉行隆重歡宴，與大師同席者有廈大校長林文慶，教授周樹人（即魯迅）、

孫貴定、張頤、沈士遠、莊澤宣、顧頤剛、陳定謨、羅培常、繆子才等。另一席爲商會長洪鳴儒、余超，日本西本願寺僧神田惠雲，王振邦、蔡吉堂等。二十二日大師偕閩南佛學院長常惺，赴廈大參觀，應林校長之請，爲該校師生講「緣起性空之宇宙觀」。二十三日，廈門各界在教育會歡迎大師演講，題爲：『大乘佛教的真義』。二十五日大師遊虎溪巖，白鹿洞等山巖，賦詩一律，當時廈門詩人陳丹初等均有和詩，虞愚也有和詩。

一九二七年，廈門市南普陀寺住持會泉任滿，常惺法師推薦大師爲住持，派轉逢和尚常惺二人赴滬禮請，蒙大師俯允，即偕二人來廈。二十九日大師舉行進寺禮，兼任閩南佛學院院長，寺務以轉岸師爲監院，轉逢和尚爲都監，常惺法師赴滬任佛教總會秘書長。十月十七日大師在廈門主持閩南佛學院開學典禮，會覺、蕙庭、滿智等爲教師，大師即於是日講「救僧運動」。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間，大師來廈門南普陀寺，在閩南佛學院講「中國學僧現時應取的態度」，十六日大師應集美女中何達安請講「佛學人生觀」。

一九三零年一月十九日，大師「歐美環游記」編成，付大東書局印行。大師乃偕轉逢、弘一等赴泉州游開元寺、承天寺、崇福寺，參觀葉青眼主辦的孤兒院。應泉州民衆教育館請講「從無我唯心的宇宙觀到平等自由的人生觀」。越日應晉江佛教會歡迎講「佛教是本慈悲心和智慧心所組成的」。二十九日大師等往遊「洛陽」橋後，即偕轉逢等去南安小雪峯寺過春節。

二月廿八日，大師爲閩院師生作課外演講，講「改革僧伽制度」，他說：「我國寺廟制度，多按禪宗的清規建立起來的。近代因爲道高德重的長老不多，清規也逐漸失去約束的能力。且各個寺廟又都是個獨立的山頭，各有家風，所謂「出門三五里，各處一家風」，這樣就使禪門的清規變成名存而實亡。加上這些寺廟大部份在山區，使僧衆脫離社會，脫離羣衆的清高奇怪惡習」。他又對近代佛教評論編者說：「僧伽高者隱山靜修，卑者賴佛求活，惟以安分坐享爲應分，此我國僧尼百年來之弊習，而致佛

化不揚，爲世垢病之一大原因也。」大師乃提出整理僧伽制度的口號。大師「整理僧伽制度論」發表於一九一五年。一九二七年發表「僧制今論」。一九三零年又改變觀點，提出「建僧大綱」主張全國寺廟不分宗派，建立統一的三級僧制：

一、學僧制 約一萬人。設律儀院二年，教理院四年。研究院三年，參學院三年，共學十二年。除文史哲達到大學本科水平外，對教歷史，主要經論，使各教派思想都能通達，通過教育，把出家僧尼提高成爲高級知識份子。

二、職僧制 約二萬五千人，下設五個部門：

- (1) 佈教所五千所，每所一人至二人，共約九千人。
- (2) 醫院、慈幼院、殘廢院、賑濟會、工作人員約七千人。
- (3) 律院、教理院、及文化事業機關教職員五千人。
- (4) 教務機關辦事員三千人。
- (5) 研究院、參學院辦事員一千人，這些僧尼具有精明強幹能力，又能安於職守，廉潔奉公。

三、法僧 對那些喪失工作能力，年老多病的僧尼，把他們集中到山林寺廟裏去靜養潛修，使老有所養，全國各寺均可設一所德僧院。對那些混進佛教隊伍，賴佛度生的人，可以勸其退出寺廟。

三、抗日救國

一九三一年，大師爲瀋陽事變發生，即立發表爲瀋陽事件告臺灣、朝鮮、日本四千萬佛教徒書，勉以秉承佛訓，起而革日本軍閥政客之命，文長從畧。又於一九三二年三月十八日，大師痛心於中日民族之自相殘殺，發表「因遼瀋事件爲中日策安危」。大意謂「戰則必致兩敗，和則相得助益。否則不歸美，即歸俄，

恐中日非復東亞之主人矣！」

一九三九年，大師應組訪問團事，在國際反侵略協會歡送會中，大師發表佛教立場，提出武力防禦與文化進攻之說。訪問團訪問緬甸，印度，錫蘭（即現在的斯里蘭卡）、新加坡、越南等國，訪問成功，得到各佛教國表示同情援助。大師又爲抗日救國事，勸吾國佛教徒組織救護隊運輸隊工作，爲抗日救國做出不少的貢獻。

四、要捨命護教

一九一三年，各省佔奪寺產辦學之風甚熾，當時又有大學教授邵爽秋提議將佛教寺產充作教育經費，各省寺廟僧尼惶惶不安，政府又不允許組織佛教會，寄禪（八指頭陀）北上請願，憤而圓寂。後得允設佛教會，各省佛寺始得安定。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內政部忽頒布八月間修正之寺廟興辦公益慈善事業實施辦法。內定由縣市政府主組委員會徵收興辦，致各地佛教陷於紛亂。大師通電反對，內政部不允取消。竟謂該辦法是參考大師致行政院建議文而訂，使大師成爲「象矢之的」。大師憤而致書蔣介石，捨命力爭。

其文畧謂「內政部所修訂辦法，是由縣市政府鄉鎮保甲爲刀俎，而寺僧爲魚肉，可立致全國佛教被摧殘者也。而振興僧寺發揚佛教，以利益國家民族及世界人類，爲太虛第一生命。太虛對於中日文化，世界學術之貢獻非淺，而抗戰在國民一份子之佛教徒立場上……對於抗建之努力亦不爲少。今未蒙中樞之佛教主管司科之諒察，時有摧殘僧寺，危亡佛教，以斬絕太虛第一生命之舉動，則太虛固無負於國人，而國人實有負於太虛也！如荷矜察，而令主管官署取消，則太虛當在佛教徒立場上，倍加努力，贊襄復興中國民族之盛業，不然，則不能坐視寺僧被摧殘，佛教危亡，而再覩顏荷活於斯世也！書上蔣介石乃令內政部取消，佛教得以保存。」

五、作育僧才

一九二二年，大師最先開辦武昌佛學院，一九二五年主持閩南佛學院，同年在廬山辦學館，一九二八年倡辦世界佛學苑，一九三零年辦柏林佛學院，同年開辦漢藏教理院。一九四三年創辦巴利文三藏學院。大師一生創辦佛教教育事業，培育僧才很多，現在東南亞各國都有他的學生在領導佛教弘法，如馬來西亞竺摩法師，新加坡的演培法師，國內如北京中國佛教會的深通藏文的法尊法師，巨贊法師（均已圓寂）都是他培養的，如現在台灣的法印順法師，日本贈給他博士，也是他的門徒。

六、佛學改革

一九二一年，大師在『僧自治說』一文說：佛之因行以敬三寶報四恩爲本，應隨時代之不同而有差別，在自由的社會裏，應從事農礦，農工，醫藥，教育，藝術，爲成佛之因行。在和平的全民主義下，則加爲警察、律師、官吏、議員、商賈等。『他認爲從事社會職業，利益人羣，造福社會，才是成佛的因行。離此別求什麼佛法，那是違背佛乘，斷絕佛種的行爲。』

大師的佛法是以人類爲中心，破除迷信鬼神色彩。他的人生佛教要點，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仁義代替殘殺，以義利代替偷盜，以禮節代替邪淫，以誠信代替欺騙，以節制飲食代替酗酒暴食，做一個人格圓滿的人。推而廣之，國與國之關係，以和平友好代替戰爭仇恨，這樣人間，人人都是佛，處處即是佛國。

從佛教制度上，他認爲佛教徒首先是一個公民，公民的義務和責任，是建設國家，保衛國家。只有盡了公民的責任，才能談得上酬報四恩，福利社會，以佛教徒的三皈、五戒、十善來要求自己的言行。他認爲佛教徒不能把信仰當成職業，賴此謀一身一家之生活。信仰是個人的私事，每個宗教徒必須有一正當的社會職業。

一九四零年他在「復興中國佛教應實踐今菩薩行」一文中說：今菩薩行實行者，要養成高尚的道德和品格，精博優良的佛學和科學知識，參加社會各部門工作，如出家的可以參加文化界、教育界、慈善界等工作。在家的則政治界、軍事界、實業界、金融界、勞動界、使國家社會民衆，都得佛之利益。大師這一設想，突破二千年佛教制度，把和尚尼姑一變而爲文學、藝術、考古博物、大中小各類學校，民政救濟、社會服務、醫療衛生等部門工作人員。這一設想在大師時代沒有實現，仍是今後佛教發展的必然趨勢。

大師心目中的佛教徒，是以知識份子爲對象，也只有知識份子才能爲佛教增添光彩，而那些愚昧的人，是和迷信有着天然血緣關係的，除了給佛教抹黑之外，一無所知。大師一生辦雜誌，辦教育的目的，在於改進佛教徒的素質，使之適應於時代潮流。綜述太虛大師上面六點，是對中國佛教作出很大的貢獻。他對佛教提出大胆的改革，才能培養很多僧才。他對歐、美、日本弘揚佛教，對我國在國際上的地位，也提高不少。惜哉他盛年圓寂，否則當對世界人類的貢獻更大。今年是大師圓寂四十週年，內明要出紀念特刊，徵稿於余，現將所知幾點，聊以塞責，希望深知大師的高僧大德賜予指正。

太虛大師紀念塔落成始末記：

近代新佛教運動領袖，故太虛大師，浙江崇德人，早歲出家，從八指頭陀及楊仁山居士治禪學及佛學，博通三藏，融貫古今，先後主持武昌佛學院及閩南佛學院，培育僧材，諸多建樹，著作等身，世所共仰，其間主持南普陀寺六年，清規嚴肅，住家恆逾千指，使此南閩叢林蔚爲海內外名利，中年弘法歐美，歷遊英、法、德、美諸國，闡揚佛教文化，被推爲近世佛學界之泰斗，

抗戰期間，率領代表團訪問東南亞各國，宣傳反抗日本軍國主義之侵畧，功績卓著，勝利以後，自渝返滬，正欲爲革新佛教而努力，可惜衆生福薄，大師於一九四七年示寂於上海玉佛寺，時年僅五十九歲，羣生眼滅，四衆悲仰。廈門市佛學會諸弟子，特赴上海恭請舍利七顆來廈，塔於虎園路半山堂，頗壯觀瞻，後以部隊興建高樓被擱，遂蕩然無存，去年海外法門諸法侶，念大師爲一代高僧，應有遺塔以誌永念，發起募集淨財，於南普陀寺後山，太虛亭上，重建紀念塔，蒙中國佛教協會趙樸初會長賜題塔字，及舊作挽詩、鐫石。籌備中，關於塔式樣，得到北京林子青居士及塑佛專家靜遠居士之建議，採用寧波阿育王寺寶篋印塔型建造，塔身純用花崗石建造。高六·六米，基座寬二·卅四米，塔蓋一·八十六米，其間承竺摩法師與虞愚教授，分別題選詩偈及塔銘，妙湛法師督修圓滿，竣工。塔型優美雄偉壯觀，計共費數萬金皆由海內外縑素惠施，吉堂忝列大師門牆，塔成歡喜讚歎，固畧記其因緣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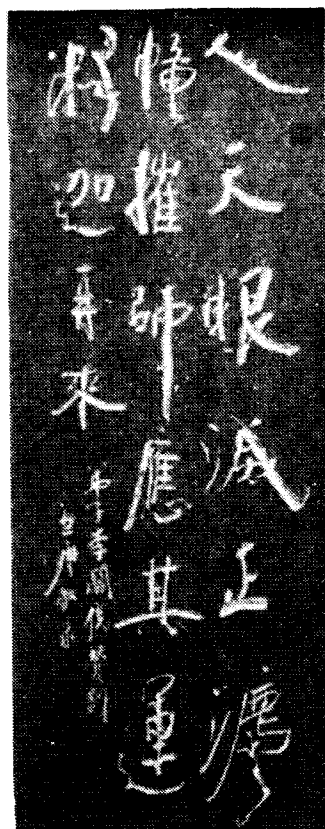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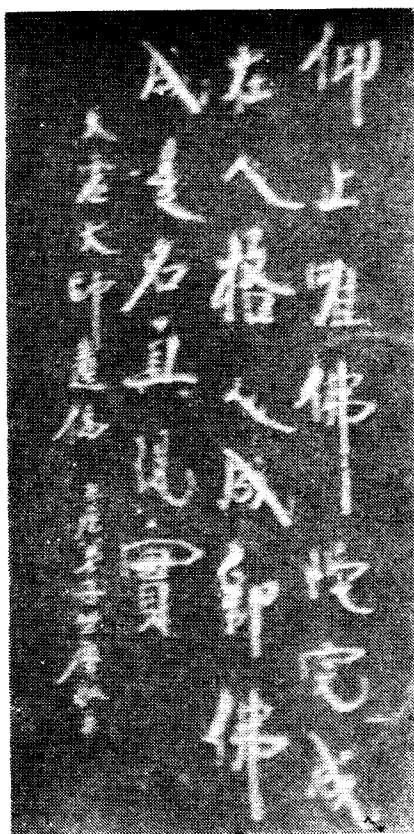
佛曆二五二九年歲次乙丑浴佛節 慧誠居士蔡吉堂謹記

太虛大師之塔施資功德碑

太虛大師爲近代新佛教運動領袖，通三藏，世所尊仰。一九二七年住持南普陀寺，興辦南普陀學院，前後六年，塔有僧伽，是爲今海內外弘法名僧多出其門。中年傳道歐美，爲當世佛教開闢新時代，代表團訪問東南亞各國，宣傳反侵略運動，功績卓著。勝利後，自上海返滬，正欲重振佛教，不幸於一九四七年示寂於上海玉佛寺。時廈門佛學會諸弟子，特赴上海恭請舍利七顆來廈，塔於虎園路半山堂，頗壯觀瞻。後以部隊興建高樓被擱，遂蕩然無存。去年海外法門諸法侶，念大師爲一代高僧，應有遺塔以誌永念，發起募集淨財，於南普陀寺後山，太虛亭上，塔型取寶篋印塔式，頗壯觀。計共費數萬金，皆由海內外縑素惠施，吉堂忝列大師門牆，塔成歡喜讚歎，固畧記其因緣如此。

新加坡龍山寺 范雲亭 敬募 普陀寺 自度庵 菩提閣 大慈院 陳文峰 竺摩 演培 廣義 隆興 廣海 廣沙 廣祥 廣純 印實 妙壽 明真 志光 性仁 賢修 妙華 德南 德文 德成 寬嚴 慧圓 慧成

佛曆二五二九年歲次乙丑浴佛節 蔡吉堂謹識 陳美祥敬書



字題之側塔於師法摩竺爲旁兩，塔師大虛太之陀普南門廈爲間中



太虛大師遺教

大師行略

太虛大師之佛教革命與教育

民國二十二年夏太虛大師在滬逝世

覺羣

太虛大師，浙江崇德呂氏子。幼孤露，依外王母居，外王母奉佛甚虔，師循聲依誦，漸殖佛根。年十六，出家。師祖契年老人器其識度，多方攝護之。是年，依天童敬安寄和尚受具，因從參詢向上事。曾遊水月、道階、諦閑諸名宿門。嘗閱藏於慈谿西方寺，讀般若經有省；定心湛寂，若頃萬之澄波；慧照虛融，類千光之互涉。自謂此後悟力倍深，而憶力稍減云。時有清末葉，革命之說方張。讀譚嗣同、康有為諸先生書。乃有志於革新佛教，慨然以佛化救國救天下為己任，宣統元年，年十九，參加江蘇僧教育會，為從事佛教運動之始。聞楊仁山居士創祇洹精舍於南京，忻然從之遊。翌年，應請赴廣州，被推為白雲山雙溪寺住持。講學之暇，時與革命黨人鄒海濱等過從。民國肇建，大師乃揭佛教革新之幟，有「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產革命」之說。復與仁山法師等創設中國佛教協進會。民三年，掩關於普陀，獲交印光，昱山諸尊宿，禪觀之餘，精研唯識，旁及東西古今之說，學乃大成。名著如整理僧伽制度論，楞嚴攝論等，即成於斯時，民四集民五前所為詩刊行味盦詩餘。六年，出關，漫遊台灣、日本各地，考察明治維新以來之佛教，俾資參證。七年，回國，為陳元白、章太炎、王一亭諸君子所推重。因創設覺社於上海，編

覺社叢書。翌年，改海潮音月刊，迄今（民卅六年時）二十餘年未嘗中輟，以闡揚真義，鼓吹革新，納中西思想於中道，創建世界性之文化為正鵠。而對於建立僧制尤為注重。依其主張，則僧之少者有所學，長者有所事，老者有所養。教產多為文化慈濟事業，內使組織健全嚴密，外亦有濟世之實益，乃足以暢佛本懷，覺度羣倫。大師之深思卓識，可謂匠心獨運，自有中國佛教以來所未有也。自爾以來，講學弘經，遊化諸方，無虛日矣。十一年，得李開憲湯住心諸居士護持，始創佛教院於武昌。年來佛教人才之中堅，十九造就於此；又組佛教正信會於漢口，導在家學佛者以正行。革新佛教事業，乃日見光大矣！十三年，召開世界佛教聯合會於廬山大林寺，集東西佛子於一堂，以謀佛教國際之合作。十四年冬，率中國佛教代表團，出席召開於日本之東亞佛教大會。十五年，應南洋新嘉坡星洲講經會之請，宏化馬來半島，說法於英人所建維多利亞大禮堂，為華僑開一異彩。十六年，任廈門南普陀寺住持，兼閩南佛學院院長。十七年，應總司令蔣公之請，入京講佛陀學綱。為朝野名流學者所重，因創設中國佛學會於南京。秋，放洋歐美，歷遊英、法、德、荷、比、美諸國，所至講學，備受歡迎，有環遊記紀其事，實為中國高僧弘法歐美

之第一人。曾發起籌組世界佛學苑於巴黎，法國政府且慨施基地以熱望其成。十八年，回國，被推舉爲中國佛教會常務委員。十九年，講學於北平，任柏林佛學院院長。二十年，入川弘法。時國本初奠，邊陲未寧，因創辦漢藏教理院於重慶之北碚，用以溝通漢藏文化，融洽民族。廿一年，應蔣主席之請，住持雪竇寺。時以世苑基金鳩集不易，乃小其規制，籌組世苑於南京，而以武昌、閩南、柏林、漢藏諸學院、大林、雪竇寺屬之，期分系而並進焉。抗戰軍興，大師歷遊川、黔、滇、湘，教示佛徒以自救救國之道，踴躍參加抗建事業，組僧衆救護隊焉，所有護國言論，爲世遵依，二十八年秋，組中國佛教訪問團，由滇入緬，訪印度，遊南洋羣島，所在闡揚中樞之抗建國策，備備受千萬人之歡迎，得以促進南方佛教國之同情，翊贊抗建。翌年回國，講『眞現實論』，『中國佛學』於縉雲山，嘗總括學行，爲『我怎樣判攝一切佛法』及『我之佛教改運史』二文，以示學人，識者皆以爲自知甚明，婆心殊切焉。三十二年，邀于斌主教，馮副委員長，白總指揮等組織中國佛教徒聯誼會，秋間創辦大雄中學於北碚，三十三年秋，患輕中風，體力驟衰。四象弟子多懷隱憂，而大師唯以國難及教難爲念，固未嘗一日爲己謀也。勝利後，大師應時勢之請求，出組中國佛教會整理委員會，三十五年春，受勝利勛章。迨回首都，推動佛教整理事宜。各方函電紛呈，仰爲宗導，將自此始，整理工作可以次第完成。並定於本年（民卅六年）佛誕日召開中國佛教代表大會於南京。不意三月十二日大師忽患重中風於上海玉佛寺。弟子大醒、亦幻、塵空、李子寬、沈仲鈞、謝健、馮明政、蘇慧純等，聞訊遠集，親待醫藥。七月十七日下午一時又十五分，施救罔效安詳而逝！大師臨終前居甬延慶寺，諄諄以菩薩學處，開示諸弟子，爲大師最後說法。並謂菩薩學處，一日未能實行，即其志一日未達，而佛教前途亦難有希望，懇切之誨，聞者動容。乃知大師畢生精神之所寄，而預知時至，特垂囑累者也。大師往矣！必能乘願再來，建佛法之新猷，救人羣於劫末。若非大師之教，將誰與歸？爰述其行畧如上。

（原載民卅六年「覺有情」六月號）

（上接第44頁「虛雲和尚」）

不久虹消雨歇，陽光照現，遙見那永恒雪峯渾高浮在天頂上，那康靖峯在北面浮襯，紫虛之下，又有萬座雪峯浮着，好像是海上仙山冰峯，又似十萬座冰筍，億兆支冰劍劍尖，無論何種言詞，都難以形容其無比的崇高偉大壯麗與純潔晶瑩！

陽光乍現，不久又是雲霧封山，不再能見那千萬冰峯懸掛虛空的奇景了。且喜此時山谷開展，那雪白的陡斜冰雪厚披，向南邇迤伸展，一望前面，都已依次挨級漸漸低降的山峯，底下一座山頭上有一座小小山村的四方碉堡，數層高樓。

「亞東！」德清禁不住歡喜，也難禁哽咽：「亞東！」

他感禱佛陀及諸天菩薩，他以爲自己無法活着走出那一線天崖邊的羊腸雪道了！他想不到居然一路平安，雖曾滑步失足多次，也都化險爲夷，平安無事，終於逃出生天！

是的，亞東已經在望了，從此都是下山的道路！

他在感泣之中，不由不更加虔信佛法之不可思議，同時，也感覺到自己到底還是不濟，只經這一點艱苦磨難就心生畏懼了，還講什麼攀登那世界第一高峯去參拜靈鷲峯佛境呢；他又更加敬佩玄奘三藏法師。玄奘當年不會走此一險路，而是走天山南路，經帕米爾高原，阿富汗進入印度取經，亦循原路返天朝，那邊的道路如何，不得而知，但想來也絕不會比此處平安多少，千山萬水，億兆雪，才把大乘經典帶回長安，那種毅力多麼偉大啊！

「德清經歷的，怎能比玄奘大師的萬分之一呢？德清！德清！」他撫心自問：「爲什麼自傷自憐？縱然經歷跋涉冰雪，亦未有絲毫建樹於佛教，亦無取經，只不過是前往參拜佛蹟求佛慧，我又有何可稱道呢？這些經歷，將來也不必向人提及了。」

他全身濕透，痕跟踉蹌蹌來到了亞東城堡，幸而這時氣溫已非嚴寒，若是寒似前次那般零下幾十度，他早就成爲冰凍僵尸了，這時一夜以來都很溫暖，又無狂風，他覺得真是幸運極了！

（未完）

太虛大師遺教



紀念佛學集大成者太虛大師

佛教從大覺世尊聖智流出，原不同於世間學術之互相是非累積進展。顧在印度有小小空有顯密之互爭，傳華更有三論唯識天台賢首律密之分峙，欲不令人與世間學術等而同而視難矣。末法時代，鬧靜堅固，門戶之見，偏執益深，滋長知障，是誠研究佛學者之大惑也。當此中西交通學術文化潮流奔騰澎湃之際，太虛大乘時應化，挺生世間，獨具隻眼，作衆生之明燈。深知中西學術之不同而昭示之曰：「要知西洋人之學術由向外境測驗得來，乍觀一層粗淺零碎皮相，後人憑藉以條貫整齊之，更進察其隱微，於是日趨完密，或因而又發見另一物焉。不然者，則向學說上推論得來，甲立一說而乙駁之，甲乙相駁之下，兩派之短畢彰，兩派之長盡露，於是有丙者起，除兩派之所短，集兩派之所長，而着後來居上之效，故有發達進化之程序可推測，而東洋人之道術，皆從內心熏修印證得來，又不然則從遺言索隱闡幽得來，故與西洋人學術進化之歷程適相反對，而佛學尤甚焉。用西洋學術進化論，以律東洋其餘之道術，已方枘圓鑿，格格不入，況可以之治佛學乎，吾以之哀日本人西洋人治佛學者，喪本逐末，背內合外，愈趨愈遠愈說愈枝，愈走愈歧愈鑽愈晦，不圓吾國人乃亦競投入此迷網耶。」大師於是燦心珠之歷歷，破疑網於重重，由修証內心索闡遺言得來之道術，頓俱漸布，攝一大佛教爲五乘共

學、三乘共學、大乘不共學之一貫三級，以明因緣生果義，生長善果爲鵠者，爲五乘共教。以明五蘊無我義，無餘涅槃爲鵠者，爲三乘共教。以明諸法唯心義，無上菩提爲鵠者，爲大乘別教。初一不離後二，而後二非初一能盡，若離後二，則成凡外之法而非佛法。初二不離後一，而後一非初二能盡，若離後一，則僅凡小之法而非佛法。而謂此三級教法，皆不離佛自住之大乘。小乘之法，一一針對爲入大乘而設。爲說小乘，令依修入，既修入則一轉即得成佛菩薩，故法華會上一切聲聞無不授記成佛。如是總一大藏教爲大乘菩薩所應學，無撥棄小乘之過嫌，此與藏土宗喀巴大師菩提道次第之分上中下三十道，共下士道，共中士道，不共上士道，以一大藏教爲唯一補特伽羅成佛之道不可偏廢，西聖、東聖，所見皆同，先聖後聖，其揆合一。然後代人師，都先以大乘接人，令其直入，與佛在世之教人法異趣，豈末法之人根機反利耶？大師於此有釋云：「小乘人由初不覺，依妄想觀無常苦空無我不淨生厭，乃但趣取滅盡，違背圓通，後代人師，既不能令人信奉如佛，又不能保其現身得成阿羅漢，則無寧先令悟大乘心耳。唯小乘正是入大乘方便，是以無生死可出，無涅槃可證等言，非未入大乘貪玩生死之凡夫可得執著，而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之說，亦非夸妄之徒可得自擬。故大涅槃經中佛對諸小乘人則說常

單培根

樂我淨，而對諸外道人還說無常苦空無我不淨，蓋未度外道脫生死煩惱，則依其生死妄想心計度貪着常樂我淨，反引發塵勞，益增其苦惱，名運糞入不名運糞出也」。對病下藥，當頭棒喝，警醒頑愚，免執醍醐而成毒藥。此大師救吾國獨宏大乘末流廢小乘而喪基礎之過也。

然吾國佛教，以獨宏大乘之故，演為八宗分峙，台賢密之尊自卑他，性相禪之是非彼，大師以有本之學，獨能融會貫通，圓辯無礙，主張大乘各宗，因本果極，平等無二，唯建言制行方便有殊，曰：「梵土戒賢智光二家，及華土賢首天台諸家，以一時門庭施設之方便，於唯一大乘教所詮之自證境行果化他果境行上，判教高下，致後人死守其語，互爭優劣。夫同一大乘教，特其所詮於境行果有偏重，或自證化他有偏重，雖偏重即為其殊勝之處，而統計其全，則平等平等也。大乘八家，均以實相法界為根本，及妙覺佛果為究竟。以此根本義故，究竟義故，同一大乘，平等平等。而就其集理起行之特點，以明其教理所趨重所崇尚之宗主，則大別為三宗，為表如下：

空慧宗——三論——二空觀慧——得此清淨

唯識宗——律戒——諸法唯識——染淨所依

眞如宗——天台——全體眞如——自性清淨
——賢首——離垢眞如——離垢清淨
——眞言——等流眞如——生境清淨
——淨土

宗是教理之主，指為全部教理所崇尚趨重之一點而言。所以要有此一點者，便集中全部之教理而總握之以起行也。凡教皆為詮理，凡理皆為起行，若非反博歸約有以握厥總要，則泛覽教理而行莫由起」。大乘各宗平等，平等而復分宗，其故如是。然所以分此三宗，其所尚與勝用之異，大師嘗說之云：「一者偏依托偏計執自性而施設言教者，唯破無立，以遣蕩一切偏計執盡，即得證圓成實而了依他起故，此以十二門中百論為其代表，所宗尚則在

一切法智都無得，即此宗所云無得正觀，亦即摩訶般若，而其教以能起行趣證為最勝用。二者偏依托依他起自性而施設言教者，有破有立，以若能將一切依他起法如實明了者，則偏計執自遣而圓成實自證故，此以成唯識等論為其代表，所宗尚則在一切法皆唯識變，而其教以能建理發行為最勝用，三者偏依托圓成實自性而施設言教者，唯立無破，以開示果地證得之圓成實令起信，策發因地信及之圓成實使求證，則偏計執自然遠離而依他起自然了達故，此以華嚴法華等經起信佛性等論為其代表，所宗尚則在一切法皆即眞如，而其教以能起信求證為最勝用。此大乘三宗之宗主，基師嘗畧現其說於唯識章曰：攝法歸無為之主，故言一切法皆如也，攝法歸有為之主，故言諸法皆唯識，攝法歸簡擇之主，故言一切皆般若。然此三宗，雖各有當，若從策發觀行而伏斷妄執以言之，應以般若宗為最適，若從建立學理而印持勝解以言之，應以唯識宗為最適，若從決定信願而直趣極果以言之，應以眞如宗為最適」。大師自謂「此予總持大乘之根本宗旨，他處則隨轉門中密意趣之抑揚耳」。夫古今大德，豈不知各宗之平等，然間有言者，亦不過畧標其旨，孰能力為持平之論，而其立說也，無不偏重一宗，博達如雪峯，猶不免偏重天台家言，惟我大師，乃能力明平等之理，使知互諍之非，又能各標殊勝之點，使知偏重之用，其破偏持平之論，令人心領讚歎，其密意抑揚之處，令人結舌折服，人謂大師繼羅什玄奘後之一人，我謂大師乃智者賢首後而更集大成者也。且大師更通世間之學，於吾國之儒學文學，歐西之哲學科學，皆能探原得髓，進而施以批判，為學者所歎服，其文具在，可以按焉。

大師學貫世出世間，為數千年僅見之奇才通人，謂非天縱之聖，菩薩乘願再來，安得如此。夫大師應化之蹟，廣矣大矣，豈徒學貫世出世間而已，僧伽制度之整理，佛教文化之事業，在在足使聞者驚佩無已。我以末學，未親大師一面，徒以文字因緣，畧讀大師一二著作，一斑之窺，已使我受益無窮，滿期將來能面親教益，何意衆生福薄，不克久留大師，遽告上升兜率。讀在世之遺言，察寂後之靈跡，乘願再來，不待衆生之久望。

太虛大師遺教

[illegible]

難忘當年法乳恩

「妙高欣已舊觀復，飛雪依然寒色侵。寺破亭空古碑在，十年陳夢劫灰尋！」

這是太虛大師在一九四七年一月三日回到一別十年雪竇寺時所賦「重歸雪竇」七絕詩，頗有不勝廢興之感。

浙江奉化溪口鎮西北十五華里有雪竇山，海拔八百米，爲四明山支脈最高峯。入山有御書寺，內有宋理宗書「應夢名山」石碑。過亭拾級而上有始建於晉代的雪竇寺，盛於宋、明朝時被稱爲我國禪宗十刹之一，寺之附近有千丈巖、飛雪亭、妙高台諸勝

毛始平

。太虛大師曾卓錫該寺。惜在抗戰期間，殿宇破舊不堪，迨至十年動亂，更被毀無遺。最近得悉雪竇寺在諸山長老，十方大德關心下，已着手重建，我聽了這個信息，不勝雀躍，歡喜讚歎！一提到雪竇寺，使我憶起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五日恭送大師舍利入山的情景。記得那天一清早，寧波佛教徒集迎於輪埠，船靠碼頭，由大醒、亦幻、淨嚴、塵空諸師恭奉大師靈骨上岸，緇素四衆致祭後，即登上專車，直開奉化溪口，再換乘竹輿上山，安供靈骨於法堂。此行我得能參與，因緣殊勝。舍利塔於一九四九年一月初建成，臘八日由大醒法師奉大師靈骨入塔。如果此番重建雪竇寺能及早竣工，不僅名山再現梵宮，大師舍利亦將永耀瑞光！洵

佛門一大盛事。

太虛大師乃一代高僧，著作等身。首倡「人間淨土」、「人生佛教」。「七、七」事變後，大師號召全國佛教徒奮起抗日，組織僧伽救護訓練。一九三九年大師鑒於西南國際路綫的日形重要，組織「佛教訪問團」出訪緬甸、錫蘭（斯里蘭卡）、印度、新加坡等處，朝拜佛教勝地，訪問佛教領袖，聯絡同教的感情，並宣示中華民族為獨立生存與公平正義之奮鬥而努力。大師愛國愛教，大智大勇，對抗戰事業所作貢獻，可稱功德無量！正如田漢先生在一九四零年六月間上重慶縉雲山時有一首贈詩，詩云：「太虛浮海自南洋，帶得如來著武裝，今世更無清淨地，九天飛錫護眞光！」

抗戰勝利後，太虛大師於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廿五日到寧波，駐錫觀宗寺，旋於臘八移錫延慶寺。延慶寺監院亦幻法師是我的師父，使我有機緣經常親近大師。在大師留甬期間，我差不多天天在大師身邊。這一段因緣，至今我仍歷歷在目，記憶猶新，大師有一顆赤子之心，待人慈祥、和藹、親切。大師對我諄諄告誡：「學佛先要學做人，無私才能無畏。」大師還要我牢記慈山大師一句偈言：「公平正直即天堂」。有一天上午，大師興致勃勃囑咐侍者楊承多磨墨鋪紙，大師呵凍揮毫，爲我寫了二幅立軸，我記得一幅是一個大「佛」字，另一幅是「即人成佛」四個字。大師書法雄健有力，敦厚清逸，字如其人。可惜這二件珍貴墨寶，在十年動亂中散失了。次年二月二日（舊曆元旦）大師在延慶寺宣講「彌勒上生經」，修建「菩薩學處」，凡三日，功德圓滿，皈依大師男女信衆達數百人，情況極一時之盛。二月中旬，大師得悉福善法師病訊，在寒雪中自甬來滬玉佛寺，我還記得二月底我曾有事過滬，特地去玉佛寺拜見大師，大師留我共進午齋，

臨別時大師頻頻握着我手，送我到直指軒廊簷下。想不到這一次匆匆相見，竟是我與大師最後一面。

我這裏還要談一談上文提到的亦幻法師，亦師不僅是我小時候皈依三寶的師父，而且他還是我以後學習哲學、社會科學的啓蒙老師。記得在解放前我躲在亦師藏書的「隱樓」裏，閱讀善本經書，真是別有一番滋味。亦師自幼好學，頗有才華，卒業於武昌佛學院。他與大醒、芝峯、法舫等法師同爲太虛大師門下弟子。亦師先後在浙東三北金山寺，寧波延慶寺，上海法藏寺卓錫。他在延慶寺任監院時看到寺院衰落不堪，發心恢復法智大師道場，苦心孤詣，慘淡經營，不數年，反侵地，斥僦舍，補弊起廢，百務維新。抗戰軍興後，法侶星散，惟亦師困守祖庭，雖屢瀕於危，皆以智免。於劫火中，魯殿靈光巍然獨存。他爲抗戰做了不少工作。上海孤島時期，亦師一度在滬，與李平心、曹未風先生過從甚密，我記得曹未風先生曾將「莎士比亞劇本」譯稿存放在法藏寺。解放後，寓吉祥寺，十年動亂中，亦師橫遭誣陷。之後臥病連年，至一九七八年五月八日辭世，亦師寫過不少有關中國佛教史料及舊體詩，平時不肯輕易示人，因而頗少流傳。

際此大師上生四十週年紀念之日，我對太虛大師、亦幻法師緬懷之情至深彌切！他們的德行、學問、修持是我所仰慕。而我自己呢，數十年來隨緣順運，虛度年華，愧無寸進，有負二老！正是：

「難忘當年法乳恩，翹首天涯淚泉湧！」

一九八五年八月於上海近朱樓

」，主編『覺社叢書』，後改爲『海潮音』月刊，歷六十餘年未嘗中輟。著『起信論畧釋』、『起信論研究』、『起信論別說』及『佛乘宗要論』、『楞嚴經研究』等書，一九一一年復游杭州，任淨慈寺住持，著『法華講演錄』。一九二二年在武昌始創佛學院，同年冬游湖南，被推爲長沙佛教慈兒院院長。著有『佛教宗派源流』、『因明概論』、『唯識觀大綱』等書。一九二三年游廬山，在大林寺籌建『世界佛學聯合會』。一九二五年赴北京講『仁王護國經』，同年率領中國佛教代表團，出席在日本東京召開的「東亞佛教大會」，再次考察了日本佛教。然後入南洋，經新加坡返回祖國廈門，在廈門期間，魯迅先生和廈門大學部份教授曾設宴爲大師洗塵。一九二七年任廈門南普陀住持兼閩南佛學院院長，此期間出版『太虛文鈔』三編。是年秋他游浙江奉化，曾在雪竇寺裏與蔣介石先生談論佛學。一九二八年在南京創設「中國佛學會」，其後即去英、法、德、荷、比、美各國，向西方國家宣講佛學。應法國學者建議，在巴黎籌建「世界佛學苑」，爲中國僧人向歐美傳播佛教之始。一九二九年從美國回國。一九三零年太虛第一次游歷四川，刊行了『佛學ABC大乘唯識章講錄』一書。一九三一年復遍游南京、北平、河南、陝西諸省市，其後武漢、奉化、重慶都有他的行踪。他在重慶北碚縉雲山創辦漢藏教理院，又任奉化雪竇寺住持。在武昌設立「世界佛學苑圖書館」，又設「世界佛學禪觀林」於雪竇寺，著『法相唯識概論』。一九四三年後雲游遍於浙江、江蘇江西、廣東、四川各省和香港等地，以宣講佛學爲己任。一九三八年他講學於成、渝兩地，著『辨中邊論釋』和『弁法性論講記』等書，同年末飛雲南講學。一九三九年秋，太虛又率中國佛教國際訪問團，到緬甸、印度、錫蘭等國家，廣瞻佛蹟，訪晤高僧，受到了泰戈爾、甘地、尼赫魯等人的歡迎。一九四零年夏返回中國，駐錫北碚縉雲山休養，同時給漢藏教理院學僧講「佛教新運動畧史」，還派弟子法舫

法師等人赴緬、印、錫諸國傳布「摩訶衍法」和研究巴利文三藏。一九三四年同于斌、馮玉祥、白崇禧等組織中國宗教徒聯誼會。該時期他還籌組各地壯僧救護隊，發動佛教徒參加抗日救亡運動。一九四六年抗戰勝利後，他任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主任，整理全國教務。政府曾授他宗教領袖勝利勳章。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因患高血壓圓寂於上海玉佛寺。他一生著作繁多，不克備載，門人輯有「太虛大師全書」行世。

有關太虛的佛學思想，因限於篇幅不能多述，現在只簡單地介紹一下他的基本佛學觀點：太虛大師曾說：「中國佛教的特質在禪」，但他又認爲中國佛教各宗派都不能代表佛教，他的思想不拘泥於某宗某派，而是直從佛法的根本精神上，統看各宗各派，打破門戶界限，還歸各宗的本來地位。

太虛法師以三大系統，攝大乘各宗派，那就是（一）法性空慧宗，以法空般若爲宗；（二）法相唯識宗，以唯識法相爲本；（三）法界圓覺宗，包括法性及法相二宗，以盡一切法爲界，而任何一法所不能超越，賢首、天台、淨土等無不入此宗之範圍。他還強調現代佛教必須符合時代精神，應有益於社會。太虛大師曾經說：「若在家既起正信，即當以行菩薩道爲先，所謂自未得度能度人者菩薩發心。故在家者，首重在弘法利人之事」。他反對「以爲坐禪念佛，即爲修行之能事已畢」的思想，太虛大師有鑒於此，故一生主張推行教理革命，教制革命和教產革命。由於時代的變遷，他所提倡的佛教思想，雖不能全部適應當今社會，但作爲借鏡，是不失爲一份好材料的，大師的精神是永遠值得我們學習的。

值此大師上生兜率四十週年之際，謹作此文以申介紹，並以紀念！



太虛大師遺教

對太虛大師抱歉

我和太虛大師是小同鄉，同是浙江崇德縣人。但我們相見很晚，是卅二三年間在重慶的長安寺裏第一次會面的。一見之後，我很親近他，因為他雖然幼小離鄉，而嘴上操着一口崇德土白，和我談話，很是入木。我每次入城，必然去長安寺望望他。那時我常常感到未見面時的太虛大師，與見面後的太虛大師，竟判若兩人。

未見面之前，我聽別人的傳說，甚是驚奇。有人說他是交際和尚，又有人說他是官僚和尚，還有人說他是出風頭和尚。我不相信，親去訪問他，一見之後，果然證明了外間的傳說都是誤解。他是正信、慈悲，而又勇猛精進的、真正的和尚。我這話決不是隨便說的。正信者，他對佛法有正確的認識與信仰。慈悲者，他的態度中絕無貪瞋癡的痕跡。勇猛精進者，他對弘法事勇猛精進之外，又恪守僧戒，數十年如一日，俱足比丘的資格。我每次訪問他之後，走出長安寺，下坡的時候，心中歎羨不置。我詫異：「崇德怎麼會出這樣的一個人？」

外間對他的誤解，實在是他的對世間的勇猛精進所招來的。凡對於佛法，佛教、寺院、僧人有利的事業，他都關心；不避艱

難！

謝世大師土主災率四十餘年之病，雖非此文以申介，並以

謝世大師土主災率四十餘年之病，雖非此文以申介，並以

豐子愷遺著

難、不怕麻煩、他都要盡心竭力去計劃、維持，或發起。凡和社會發生關係，總難免有招搖、議論、或謠言。太虛大師的受一部份人的誤解，全是他的護法的熱心而招來的。但他對於這些誤解，絕不關心，始終勇猛精進，直到圓寂。

我在重慶與太虛大師最後的會面，是復員前幾天在紫竹林素菜館。那天我請客，邀在家出家的七八位好友敘晤，作為對重慶的惜別。我不能忘記的，是我幾乎教他開了酒戒。紫竹林的酒杯與茶杯是同樣的。酒壺也就用茶壺。席上在家人都喝酒，而出家之中也有一二人喝酒。我不知道太虛大師喝不喝酒，敬他一杯，看他是否同弘傘法師一樣謝絕。大約他那時正和鄰席的人談得熱心，沒有注意我的敬酒，並不謝絕。我心中納罕：「太虛大師不戒酒的！」既而獻樽，太虛大師端起杯子，盡量吸一口，連忙吐出。微笑地說道：「原來是酒，我當是茶」。滿座大笑起來。我到覺得十分抱歉。我有侮蔑這位大師的罪過。倘換了印光大師，我說不定要大受呵斥。但太虛大師微笑置之而已。太虛大師已經不在人間了，這點抱歉還存在我心頭。我只有祝他往生極樂。早觀菩提。

（轉錄民三十六年六月一日「覺有情」）



懷念太虛大師

「和易近人，思想通泰」

太虛大師於本月十七日在上海檳榔路玉佛寺圓寂了。他是一位中國佛教改革與復興的大師。有了他的努力，中國佛教可能從窳敗腐朽的軀殼中拯救出來，成為以信仰為中心，以儀式為輔助，以經典為研究對象，以事業為發展手段的一個正常教派。不幸他患血壓過高之病，在五十九歲的盛年而圓寂了。

我初讀他的文字是在亥辛以前的紹興白話報的紹興公報中。他是浙江石門（現改為崇德）人，與紹興的革新家王子餘先生為友，所以紹興的報紙常有他的文字。那時他的論說的内容，只是普及教育，立憲政治等等啓蒙運動的倡導，署名佛教改革，便間或署「釋太虛」三字。

民國十五年我在廈門大學教書，並在南普陀寺佛學院兼了幾點鐘課。那時太虛到佛學院視察並講學，廈門大學的教授們發起請太虛喫飯。我因為一向對於佛學沒有研究的興趣，所以沒有參作主人，魯迅先生却參加了。頭一天，許多主人們到處搜求佛經來研讀，以便次日與太虛大師談話，魯迅先生和我都竊笑他們真是「急來抱佛脚」了。次日晚飯時，我問魯迅先生，午飯公宴太

虛的情形。魯迅先生說，太虛和易近人，思想通泰，所以談得很有興趣，談的大抵是時事，一句也沒有涉及佛學，很替昨天開晚車的諸先生們叫屈。

我一直沒有見到太虛大師直至抗戰以後，大家都在重慶，一天我去遊縉雲山，才在縉雲寺中遇見了太虛。談話之餘；却把魯迅先生所說「和易近人，思想通泰」兩句考語證實了。那時印度的鮑斯正到日本去，報上稱他為「印奸」。太虛大師說，他和鮑斯兄弟二人都相熟，他們都以改革印度為職志，只是苦於英國統治太久，以為印度當務之急，必須離英而獨立，至於暫時親日，只要一旦獨立以後驅走日本比驅走英國輕易多了。他說鮑斯之為印奸，是由這樣一種思想徑路誘成的，其情也是很可哀呵。

太虛大師的文字與書法都極平易，文字和報紙論文，從未引用佛典術語。書法在歐趙之間，從未入古字拗筆。他的談話詞鋒也如他的文字與書法，沒有一句怪議論，更沒有一句獨特而不易使人同情或了解的詞句。許多人說太虛是政治和尚，我說他只是一個「近代和尚」，自然他沒有古代高僧的怪脾氣，但是沒有怪脾氣正是高僧的構成條件，佛就是一個平易極了的人，何會有後世所謂的高僧氣呢？

孫伏園

太虛大師遺像



民國十三年十月八日

最「急來請開」了。太師的遺像，與開會形式主，平頭公裏太
來開會，以開太師遺像，太師遺像主與開會形式主，平頭公裏太
太師遺像，太師遺像主與開會形式主，平頭公裏太
太師遺像，太師遺像主與開會形式主，平頭公裏太
太師遺像，太師遺像主與開會形式主，平頭公裏太

廈門南普陀太虛亭三絕

廈門南普陀太虛亭三絕，其計也長而可哀。其計也長而可哀。
其計也長而可哀，其計也長而可哀。其計也長而可哀，其計也長而可哀。
其計也長而可哀，其計也長而可哀。其計也長而可哀，其計也長而可哀。
其計也長而可哀，其計也長而可哀。其計也長而可哀，其計也長而可哀。
其計也長而可哀，其計也長而可哀。其計也長而可哀，其計也長而可哀。

蔡惠明

一九八三年，歲次癸亥，我到福建訪問，先後參觀了福州、
莆田、閩侯、南安、泉州、漳州、廈門等十一個市縣、朝禮了十
九所佛教寺院，其中有閩南四大名剎——福州鼓山湧泉寺、莆田
廣化寺、泉州大開元寺、廈門南普陀寺，法緣殊勝，增廣見聞。
最使我難忘，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南普陀寺五老峯麓的太虛亭。這
座不凡的建築，被譽有「三絕」之譽。

首先太虛亭是為紀念我國一代高僧太虛大師而造。據「辭海
」第六四零頁，「太虛」這一條目中作了如下的介紹：

「太虛（一八八九—一九四七），現代僧人。法名唯心，俗
姓呂，浙江崇德（今併入桐鄉）人。早歲出家，師事寧波天童寺

寄禪和尚與南京楊文會居士等，研究佛學。中年在普陀山閉關治
學，著有『整理僧伽制度論』，主張革新佛教制度，被目為佛教
新派代表人物。曾去武昌、廈門、重慶等地創辦佛學院，培養僧
材並辦『海潮音月刊』。一九二五年率領佛教團出席在東京召開
的『東亞佛教大會』，並考察日本佛教。一九二八年，歷游法、
英、德、美諸國，講演佛學，為中國僧人到歐美宣傳佛教之始。
抗日戰爭時期，率領國際佛教代表團前往緬甸、印度、錫蘭（今
斯里蘭卡）、新加坡等地訪問，爭取國際佛教徒對我國抗戰的同
情。抗日勝利後，在重慶組織『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被推為
主任。一九四七年自渝至滬，病逝於上海玉佛寺，遺著有『太虛
大師全集』等。」

短短三百多字，概括而扼要地記敘了虛公大師偉大的一生。需要補充的是：一九二二年，大師在武昌首創武昌佛學院，一九二七年任廈門南普陀寺住持並兼任閩南佛學院院長。那年十月二十一日，南普陀寺設齋招待各界知名人士，文學家魯迅先生和著名學者顧頡剛教授等都出席。魯迅先生對大師印象很深，認為「和易近人，思想通泰」。學者陳定謨先生由是發心學佛。鑒於上述因緣，在唐代古剎南普陀寺後，五老峯麓的一片平緩的山坡上，建立「太虛亭」，以紀念這位傑出的法門龍象，正是名山高僧，相得益彰，堪稱一絕。

其次，太虛亭是用花崗石砌成的一座呈宮殿式的方形建築。四根石柱，有力地托起拱頂。深厚、恢宏，與蒼岩、青松相映，清雅脫俗，頗具佛家空寂無爲之精妙。亭中一碑，高約二米，上

刻著名畫家、大師的同鄉豐子愷居士精繪的「太虛大師造像」。我師身披袈裟，手捻佛珠，安詳端重一副圓形眼鏡，透出學者的儒雅和睿智，可說鬼斧神工，栩栩如生。豐老是弘一大師的高足，他雖作了很多的畫，但僅爲弘一、太虛兩大師造過像。弘一大師畫像刻在福建泉州市北郊清源山上弘一大師的墓碑中。無獨有

偶，在太虛亭裏又留下了畫像造型簡樸、古拙、綫條流暢的豐子愷居士傳世的珍蹟，可說是二絕。

五老山五峯並列，巍峩雲漢，號稱「五老凌霄」。在峯頂駐足縱目，廈門美景，盡收眼底。朝南望去，水天相連，烟波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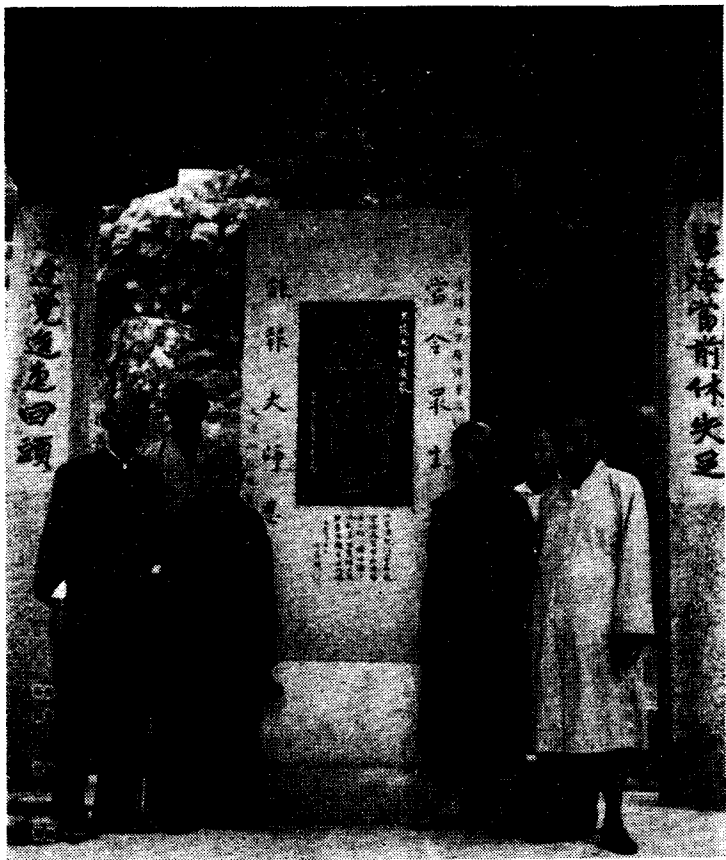
瀚。海峽對岸，正是祖國寶島台灣。著名學者鄭振鐸先生游廈門時，曾讚歎這裏是一幅南方特有的潤濕溫暖的潑墨山水畫。太虛亭旁的岩石，還銘刻着我師親筆的題字：

「南海普陀崇佛刹，
虎溪白鹿凝匡崖；
千巖百洞奇難狀，
隕石飛星古所都；
水鳥皆說不生法，
林雲巧繪太平圖；
山獅十八驚呼起，
一吼當今萬象蘇。

南普陀題石——太虛」

風景如畫，書畫入景。珠聯璧合，是爲三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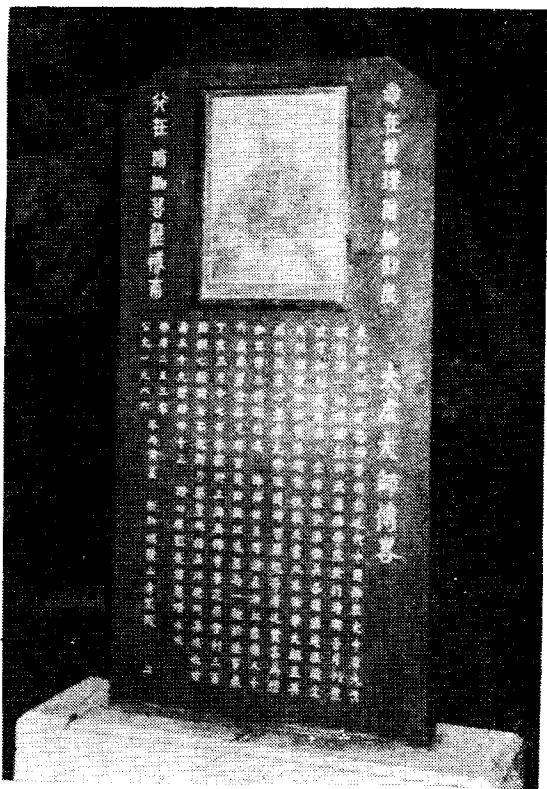
一九八五年在這裏還修建了「太虛大師紀念塔」。蔡吉堂老居士在「太虛大師紀念塔落成始末記」中寫道：



南普陀太虛亭太虛大師像石刻

「羣生眼滅，四象悲仰。時廈門市佛學會諸弟子，特赴上海恭請舍利七顆來廈，塔於虎園路半山堂，頗壯觀瞻。後以建房被折。去年海內外諸法侶，發起募集淨財，於南普陀寺後山太虛亭上，重建紀念塔。蒙中國佛教協會趙樸初居士題塔額及舊作輓詩。林子青居士及塑像專家王靜遠居士建議用寧波阿育王寶篋印塔型。竺摩法師與虞愚教授分別題撰詩偈及塔銘，妙湛法師督修，圓滿竣工。塔身純用花崗石建造。高六·六米，基座寬二·三四米，塔蓋一·六八米。塔型優美，雄偉壯觀。費資數萬，皆由海內外縑素惠施。吉堂忝列師門，塔成，歡喜讚歎，因畧記其始末如此。」

亭塔相映，更爲古剎名山壯色。以後我有機緣再到廈門，一定到這裡專誠敬謁瞻仰，以緬懷法乳之恩。



太虛大師是我的啓蒙恩師。四十二年前，當時我還是一個不滿二十歲的青年，承張孝行居士引見，在上海玉佛寺直指軒內，

恩師破例爲我說三歸依，錫法名永惠，使我成爲一個光榮的三寶弟子。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我師籌辦的「覺羣週報」創刊，福善法師任主編，我有幸經常到玉佛寺親近聞法，恩師勉勵我習作，弘揚佛法。福善法師圓寂後，月耀法師繼任主編，我經常向「覺羣」投稿，發表自己的學佛體會與對佛學研究的探索。沒有恩師與福善法師的培育，就不可能有今日的我。雖然，四十多年來，我經歷坎坷，在業海中浮沉，但始終未敢忘記恩師給我的諄諄教誨；「做一個新佛教徒，不應囿於自利，要體驗菩薩利樂有情，饒益有情的救世精神，實踐『華嚴經』所說的『不爲自己求安樂，但願衆生得離苦』的利他思想，實現菩薩學處，爲創建人間淨土而作出貢獻。」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上海佛教青年會舉行成立大會，恩師蒞會指導，再一次開示我要以「人生佛學」爲指導思想，利樂有情，行菩薩道。當時我是佛教青年會的最年青理事，以後被擢升爲常務理事兼任「覺訊」月刊執行編輯。在這一段時間中，我還有機緣親近大醒、芝峯、亦幻、塵空、茗山等法師，得到他們的指導。而玉佛寺前任方丈韋舫法師因與我一起參加一個短期訓練班，成爲莫逆的忘年交。當時我常在玉佛寺作客，聽韋舫法師憶述恩師的道德學問與致力佛教改革的事蹟。舫師曾談到，虛大師雖然沒有實現他的宏願而離開了我們，但他生前曾題詩「太虛願作再來人」，表示要在上生兜率後迴入娑婆，繼續度生事業，我們做弟子的應當秉承師訓，完成老人家的未竟遺志，雖然韋舫法師在十年動亂中也圓寂了，但他的話却永遠銘刻我的心中，永遠不會忘懷。

今年是恩師上生四十周年紀念。從廈門南普陀寺太虛亭的「三絕」，想到師恩浩大，任重道遠。我在佛前默默祝禱恩師乘願再來，救度衆生。自己當盡形壽，爲振興佛教，紹隆三寶，實現「人間淨土」，作出貢獻！

虛雲老和尚遺相



虛雲和尚

——長篇連載 佛教小說——

（續上期）

「那山峯又不知有多高呢？」

不丹獵人說：「此乃喜馬拉雅山北麓，不丹與西藏之間的古拉剛格里峯的山脈，也有數百座冰峯，最高的兩萬四五千尺，在此處柏里最近的一座柏里峯，也有兩萬四千尺高度，終年冰結，不過山腰七八千尺處，有小路可進入凌虛莊，那是一座山頂要塞碉樓，只有幾家人家，從凌虛莊可向東下山走到我國皇都天府，西邊是屬於尼泊爾的康靖峯，高達兩萬八千多尺。僅次於永恒雪峯的兩萬九千多尺，實是世界第二高峯，峯頂爲界，西屬尼泊爾，東屬錫金，北屬西藏，這高峯遞次以下，一級一級較低的羣峯，連同冰川，降流到此地，才是你所見冰崖絕壁，也年年春夏坍塌下來，阻塞隧道的，行旅只好踏着坍塌上面而過。」

德清駭道：「如此，我更須早些趕路了！」

66

春寒料峭，細雨濛濛，這灰袍策杖的德清和尚繼續獨行，他沒有接受不丹獵人的勸告挽留，因爲他怕越等待得久，天氣越暖，山峯上雪崩的可能更大。他必須及早走出這喜馬拉雅山的峽谷。

他知道最險的一段一綫天隘路是最不可靠的，兩崖頂上的冰川冰層隨時會融崩塌下來，他必須趕緊，只要走出這一段幾十里的隘道，前面就是較爲寬潤的山谷了。

他聽從不丹人的警告，而且他也記得在西藏的經歷，所以他悄悄地前進，不敢弄出任何聲音，甚至不敢咳嗽，真是連呼吸喘氣都不敢用力，以免引起冰崖上的冰層雪山崩塌下來，他一路上戒懼地望着那陡直矗立的巨大冰壁，那上面已經出現了

馮瑞

這狹窄的山谷裡是死寂的，俯視谷底的流水浮冰，也不聞潺潺之聲，那流水細得好像一線。德清走在東面峭壁的狹窄小路上面，積雪未融，每一步都沒入雪中，深及大腿，又冰又滑，稍一不小心，就會失足墜落萬丈深谷底下，頭頂上陡坡峭壁上的冰層雪堆也都搖搖欲墜，蜀道若與此段相比，就只好算是平坦大道了。

德清艱苦地掙扎，從早上走到晚，也走不了三里，而天色已經漸漸暗下來了，他猶在一綫天的狹隘山道之中，陷在深雪裏，他真有一些後悔不會聽不丹人的勸阻，他看到柏里路面雪消，便以為前途也雪融了，怎料到這麼深這麼滑呢？

天色越來越暗，他不禁有些恐慌了起來，現在前進既難，後退亦不能。路是越來越看不見了，但是除了前進，又有什麼選擇餘地？

他只好繼續涉雪前行，他聽見前面谷外傳來隱隱雷聲，心中大駭，他判斷不出那是雷霆抑或是雪崩，他也只好向前掙扎，否則難保不會在此谷中被雪崩所活埋，他心中唸着佛號，他深信佛力一定會使他脫出危險的，然而他仍難禁自己的驚慌。

天完全黑了，雪谷內什麼都朦朧了，只可依稀有見冰雪的白影，他甚至不能看到山崖路邊盡於何處，他像瞎子一般，摸索着前進，他生怕失足墜下深谷，他一手持杖點點探探雪堆，另一隻手摸索着崖邊的冰寒巖石和冰雪，他步步為營，那雪又深，有時沒及他的腰身，有時沒過了他的胸口，而且現在的雪，不再是乾雪了，都是濕雪，把他的衣袍濕透，奇寒一直滲入了他的心內骨中。

他冷得不住顫抖，他覺得好像血液都冰結了，他每一分秒都感覺就會暈倒死去。這一段路，比來時在大風雪中的跋涉更艱難痛苦！現在飄着的是冷雨帶雪，比那乾雪更難受多了。那雪雨把他淋得全身濕透，他好像在冰海中游水一般，可是他不甘心這樣就倒下，雖然倒下去是太容易的事，他決心必定要掙

扎到底，他必須渡過這一切危險艱苦，他必須活着走到印度去參拜佛跡！他還有尚未展開的弘法濟度任務！哪能就在此地倒斃冰雪之中？

他失落了禪杖，不知道是怎樣脫手失落的，也不知它落在何處，連半點聲響都沒有，現在他只好兩手探摸着崖邊的冰巖，在黑暗中步步探行了，就像瞎子摸着牆壁走，用他的身體去闖開深深的濕雪。

「佛陀啊！弟子知道這是一次更艱苦的考驗！弟子絕不會氣餒的，絕對不會，一定要拜到佛陀降世之地！」

他心中唸着佛陀，又唸着觀音菩薩，文殊菩薩，大勢至菩薩……，和諸天佛菩薩，使他產生更多的勇氣和自信。

那外面都是黑暗的，他能看見的不及一尺，他不時感覺到雪堆滾下深谷去，可是他心中沉着堅毅，他感覺到有一種無形的力量在支持着他，漸漸又似乎有一種無形的光在引領他，他不再恐懼了，他不再驚慌了，他反而覺得這種考驗是一種增進定力的修行工夫，他此刻心中已經脫出「生、死」的介懷，也不知痛楚寒冷，他在冥想佛陀之中得到了無限的光明喜悅！

天亮之時，他才從那夢遊般的境界甦醒過來，他發現自己已經脫身於一綫天隘道山谷了，那狹窄的山道已經落在後面。現在他已來到了開闊的山谷，雪也只深可沒脛，而且並不那麼難走了。

他展望兩邊，山勢雖然險陡，却總有些坡度，那些雪層，像梯田般地，千層高疊，有些雪坡上的雪層已經崩潰了一部份，露出千層糕般的橫剖面，又有龍蛇般的裂隙和走紋，流水滴冰。

他走着，偶然回首，只見數尺厚的冰雪地面上，只有他跋涉的拖行痕跡，別無其他足跡，周圍都是萬丈高峯，白雪茫茫，此時朝陽微現，細雨微弱，雨霧中映出半截彩虹，（下轉第31頁）



「今日香港佛教」展覽

大會堂低座舉行

（本刊訊）一個名為「此岸彼岸」介紹佛教的宏法活動，由二月廿八日至三月十五日，在大會堂低座展覽廳隆重舉行，題為「今日香港佛教」聯合展覽，及大會堂音樂廳舉行之佛教綜合晚會、菩提學會圖牘館舉行之佛教文物展覽及多個佛教講座等。

是次活動由本港佛教團體聯合主辦，籌備歷時一年。據大會主席香港菩提學會會長永惺法師表示，於八三年舉辦之第一屆「此岸彼岸」聯合展覽，曾簡介佛教的基本義理及書籍，本屆將介紹佛教的源流歷史，乃至香港現今的佛教概況，並重點介紹佛教在社會上的建設及福利事業，從而使人認識佛教入世精神的一面。

法師進一步分析說：香港是一個工商業發達、物質生活豐盛的社會，相對而言，精神生活，却嫌貧乏。佛教是重視心靈修養，提倡智慧與慈悲的宗教。參與佛教活動，可以自利利他，使生活更有意義。因此，展覽為方便有興趣者能進一步了解佛教及參與活動，將特設攤位，以展示一些佛教團體的特色及活動資料。

其次綜合晚會之節目，將分為三段，包括歌唱、話劇及舞蹈。內容取材於佛經故事，配合現代舞台藝術演出，以表現佛家深邃的智慧，及佛教對人生的看法。

三大佛教團體新春團拜

釋忍慧高永霄同致賀詞

世界佛教友誼會港澳分區總會、三輪佛學社、佛教法相學會三大佛教團體聯合於二月八日（年十一）在九龍鴻運大樓十五樓三輪佛殿舉行丁卯年新春團拜，出席者有世佛港澳區會董事長釋忍慧，會長高永霄，三輪佛學社副董事長趙沈芬、張寶仁、張伯瑜，世佛會副會長梁萬有、黃榮光、三會董事阮長廣、殷果露、李惠蘭、龍永揚，世佛會幼兒中心主任陳惠安、陳玉玲，和會員社友百餘人，時屆十時秩序開始，首先禮佛念佛號，兩序相對行一間訊禮，由忍慧法師開示，勉勵各人於新年開始，認真修行，

以戒定慧為方法，達成菩提覺道。繼由李鑽鏗居士致賀詞，以兔年為話題表示和平純潔，因此預祝今年國泰民安，再由高永霄居士致詞，畧謂聯合國議定今年為庇護無家可歸者年，希望大家能夠對一般流浪人士予以同情和幫助，以表現佛陀之慈悲精神云。

約稿

- 本刊園地公開，歡迎四眾投稿。
- 來稿一經刊錄，敬致薄酬，每千字自五十元至八十港元。
- 來稿請用稿紙，以便核計。用白紙者，請註明字數。
- 來稿文體不拘，悉聽作者方便。
- 來稿請勿兩面書寫，勿過於潦草，以免誤植。
- 來稿長短不論，視內容需要為準。若能在四五千字之間，更佳。
- 來稿刊錄與否，概不退還，請特別注意，自留副本。
- 來稿筆名聽便。但請附真實姓名及地址，以便滙寄稿費。
- 來稿一經刊載，版權歸本刊所有，如有一稿數投等情，皆作却酬論。
- 來稿本刊有刪改權，不願刪改者，請先聲明。
- 來稿請逕寄本刊編輯室，切勿托人轉交。

世佛會慈氏托嬰所 彌勒佛像隆重開光

世界佛教友誼會港澳分區總會主辦之「世佛會慈氏托嬰所」位於葵涌麗景山道祖堯邨啟光樓，已有多年的托嬰經驗，為新界及九龍區初生至二歲之幼兒服務，深獲各界人士所稱頌。近因有善信將彌勒佛像乙尊虔奉，俾該所之家長及職員有所尊崇，該所以此深厚因緣，感到十分欣喜，故於丁卯年（一九七八）元月初一日彌勒佛聖誕，特請該會董事長釋忍慧法師開光，參加者有該會會長高永霄居士，副會長謝益僧居士、黃榮光居士，主任陳玉玲，工作人員及嘉賓多人。

時屆十時，由法師主禮開示，畧謂：世佛會慈氏托嬰所以彌勒佛為名，已有六年歷史，今得善信送奉佛像，更增莊嚴，唯願佛光普照，致使該所嬰兒、家長，職員及世佛會各董事委員皆蒙蔭庇。福慧增長，願彌勒佛

於未來龍華三會，普度羣生云。

據云：該所地方廣闊，設備優良，管理完善，每月只收日託六百四十元（連奶粉膳食）現尚有餘額，歡迎各界人士查詢。電話：3-7443962

「袁雲上人紀念專集」徵文啓事

敬啟者：先師袁雲上人圓寂，承蒙佛界長老，大德，慈悲教導，暨教界長老，大德居士法駕光臨，使傳供大典及荼毘儀式，得以順利進行。不肖

徒等，至今仍銘感肺腑，在此再度深深致上我們的謝意。轉眼是先師的六十九冥誕（農曆二月二十三日），不肖徒等決定於先師七十冥誕日，出版先師的專集及紀念集，在此祈請先師生前的師長道友及信徒們，能於百忙中為先師上人撰寫紀念文，俾使先師的紀念集能如期出版為禱。

稿件請於六月底以前寄台灣高雄鳳山市八三〇〇一三民路五八號鳳山佛教蓮社慧見收。

鳳山佛教蓮社董事敬啟

本刊定價表

零售每冊港幣 6.00

香港 全年十二冊 (連郵費) 港幣 80.00

台灣 全年 平郵 US \$11.00
日本 空郵 US \$20.50
泰國
菲律賓
新加坡
馬來亞

美國 全年 平郵 US \$13.00
加拿大 空郵 US \$22.00
英國
歐洲
澳洲

捐款鳴謝

李城璧居士	港幣5,000.00元
陳志偉居士	港幣1,000.00元
張之璿居士	港幣500.00元
曾嘉美居士	港幣200.00元
周國隆居士	港幣200.00元
陳潤權居士	港幣200.00元
加拿大湛山精舍	港幣100.00元
中華佛教圖書館	港幣100.00元
謝振光居士	港幣100.00元
陳宅	港幣100.00元
劉鏐鈺居士	港幣100.00元
鄔志强居士	港幣 30.00元
上期結存	港幣 9,603.30元
總計	港幣 17,233.30元
撥入 179 期開支	港幣 13,456.00元
結存	港幣 3,777.30元

一七九期收支報告

一、收入：

捐款項下撥入	港幣 13,456.00元
發行收入	港幣 3,068.00元
總計	港幣 16,524.00元

二、支出：

印刷費	港幣 9,943.20元
稿費	港幣 2,625.00元
郵費	港幣 2,155.80元
什費	港幣 1,800.00元
總計	港幣 16,524.00元

內明雜誌社謹啓

出版人 內明雜誌社
社長 釋敏智
發行人 釋金山
主編 沈九成

社址 香港新界青山道22咪藍地妙法寺

Nei Ming Magazine Society

C/O Miu Fat Buddhist Monastery

22 Mile, Castle Peak Rd., Lamti, N.T. Hong Kong.

外埠流通處

美國 紐約美國佛教會

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3070 Albany Crescent, Bronx, N.Y., 10463, U.S.A.

泰國 中華佛學研究社

Thai Chines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Thailand,
215/1 Puplar Chai Rd., Bangkok, Thailand.

台北 中山北路六段231號二樓天華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加坡 大坡大馬路二九八號南洋佛學書局

菲律賓 信願寺

1176, Narth St., Manila, Philippines.

加拿大 加拿大佛教教育藏經法師

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Canada, 100 South Hill
Drive, Don Mills, Ontario, Canada.

印度 悟謙法師

The Husuan Tsang Buddhist Temple, P.O. Chowbaga,
Dist 24, Parganas, Calcutta-39, India.

香港 北角英皇道三九〇號亞洲大廈五樓C座佛經流通處

香港 灣仔道234號E2地下波文書局

香港 百德新街55號華納大廈五樓B香港佛學書局

九龍 金巴利道27號永利大廈二樓智源書局

承印者：文采印刷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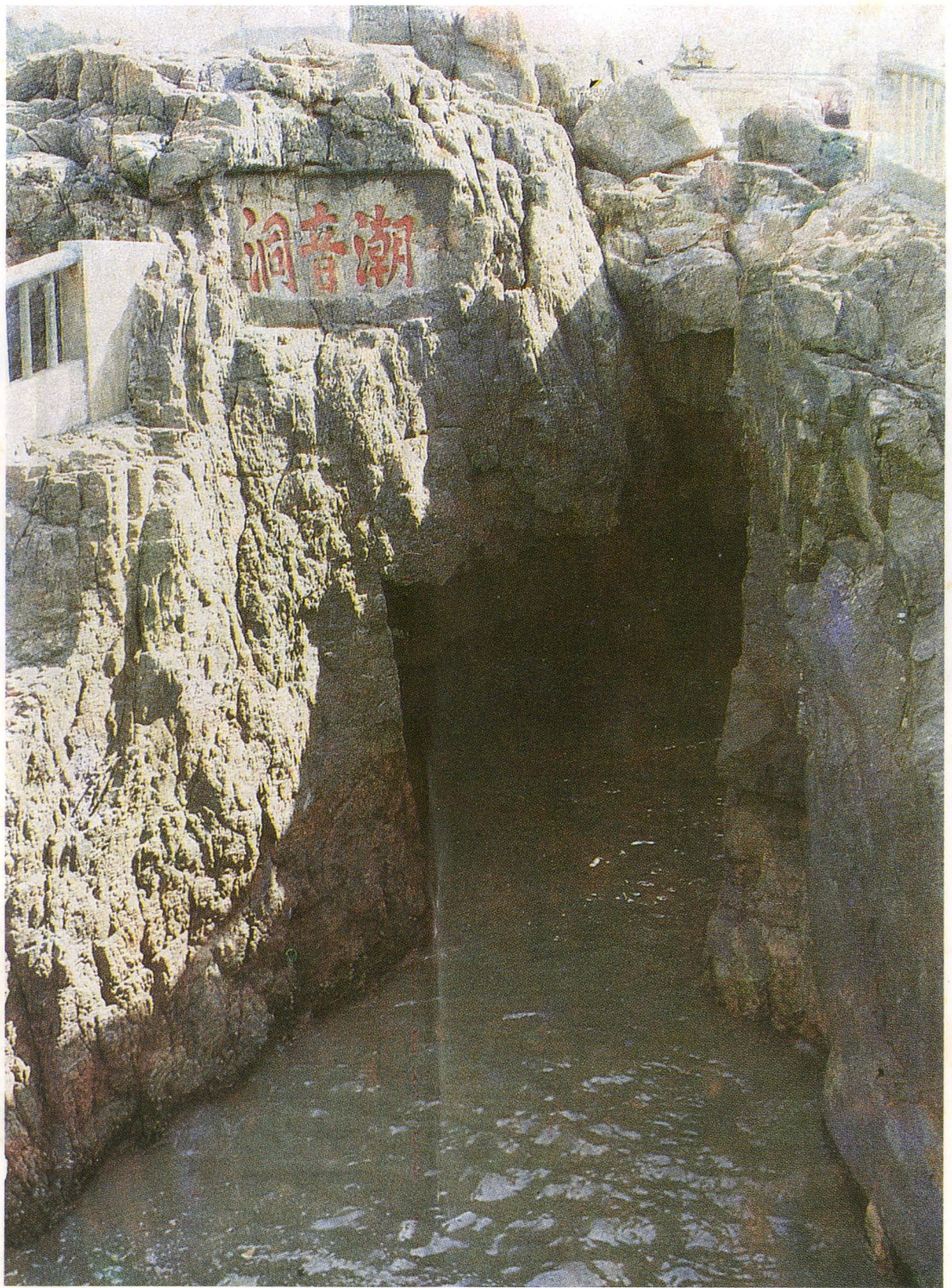
電話：五七一六五四

佛元二五三一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
三月一日出版

每冊定價港幣陸元



△不肯去觀音院



◁ 普陀山梵音洞

◁ 普陀山潮音洞